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

沈雲龍主編

呂文節公（鶴田）奏議

呂賢基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呂文節公奏疏

上冊

162/05/15

卷一目録

加派勅捐 預籌南河葺蕩 平夷要務 江南防堵情形

收復鎮江事宜 各省礮臺軍械防範宜嚴 荒以積弊

遵 旨會議敵情管見 奉 旨求言管見 前報傳議

整飭官方 建元法 懸疏 釋服有期請 加修省疏

卷二目錄

廣西匪擾宜安閩閩 有隋善惠苗意海防 命必宜慎

舟廣西匪擾片兼二件 詔求直言 賊匪急宜堵剿

漢陽夫守城截西竄 廣西會匪未平敬抒管見片

肅才孔急 請勅嚴密城守片 江廣糧船片 申明國法片

上諭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前因劉裕鈺奏安徽舒城失守侍郎呂賢基尙無下落朕深知該侍郎素懷忠義必能大節無虧茲據江忠源奏逆匪於十月二十九日攻陷舒城呂賢基殉難隨員幕友同時盡節尙有數人等語呂賢基由翰林科道洊升京卿朕因其品學兼優超擢侍郎本年春間令其回籍督辦團練頗能實力任事該侍郎年力正強方資倚畀乃以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悼惜殊深呂賢基

著追贈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呂錦文著俟服闋後以侍讀陞用所有隨員幕友盡節姓名並著江忠源劉裕鈺確切查明請卹欽此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侍郎呂賢基素懷忠義大節無虧前因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業經降旨追贈尚書銜優加賜卹著再加恩於舒城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光卹典並著賞給銀三千兩由廣儲司發給交伊子呂錦文祇領卽日前赴安徽扶柩回籍治喪用示朕篤念盡臣有加無已至意
欽此

1912

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

硃筆圈出呂賢基予謚文節欽此

光緒戊申春三月初九日長白忠太拙讀淺

諭賜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賢基碑文

朕惟純忠亮節貫金石而不渝茂績英聲並山河而永壯
宜鐫翠琬式表丹忱爾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
賢基禔躬醇粹賦性堅貞金鎖紬書入西清而望重霜臺
執簡遷左掖而聲高荷

先朝眷遇之深久昭直節洎朕躬臨御之始卽獲嘉謨爰
擢鴻臚以旌能遂貳司空而亮采文衡再主旣矢慎而矢
公秋典兼權洵惟明而惟允用是敷予心腹冀副灼知庶
幾作朕股肱彌堅篤棊屬以粵氛不靖皖境多虞用畀戎

言良石之
機俾資保障治師閭左八公之草木皆威勵節顏行千里
之鯨鯢待掃豈期射旄頭而未落憾不與之戴天騎箕尾
而遄歸志竟齎於入地忠能致命卹以酬庸爰頒內府之
金載晉崇階之秩賞延後世祀建專祠稽古易名謚爲文
節於戲龍章寵賁貞珉爭日月之光馬鬣崇封宰樹壯松
楸之色庶垂光於不朽益永譽於方來

諭賜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賢基祭文

朕惟明大義者必昭大節矢純誠者自竭純忠是以氣薄
雲霄壯略光太常之紀勲銘鐘鼎英聲煥盟府之藏用錫
休稱式陳嘉醜爾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賢基
績學淹通植躬端謹早蜚聲於蓬島旋襄校於棘闈樹績
西臺白簡之霜威常肅宣勤左掖黃門之風節彌高當朕
臨御之初勤思治理嘉爾匡襄之篤屢告謨猷特遷典客
之階九儀允正遂作司空之貳五土咸宜律比金科旣兼
權夫刑典才量玉尺復迭主夫文衡屬以逆燄方張命籌

守禦倡義聲於桑梓匪誇畫錦之榮清盜藪於萑苻仰佐
宵衣之治方謂犀渠有備修同澤之戈矛豈期豕突橫衝
陷孤城之樓櫓懷忠抱愆固久信其生平取義成仁愈愴
情於齋志爰賻金而增秩特易名以飾終崇祀聿昭後昆
永裕於戲介冑有難辱之色徽烈攸彰琴瑟思共濟之臣
殊恩特沛靈其來格尙克歆承

文節公奏疏卷一

奏爲加派勒捐滋擾閭閻請

旨申禁以蘇民困而維邦本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民爲邦本民心鞏固則衆志成城外寇斷不
足患比年以來蒙

皇上恩詔頻頒春祺普錫或蠲免錢糧或賞給口糧仰見
宸念誠求有加無已乃地方官不能上體

聖意每於近海之區藉防堵以派費於徵兵之境借征調

以索財以及道路所經輒以護送兵差供給夫馬爲
名科斂無度則雖沐豁免之

恩而所出反倍於常賦民脂民膏何堪浚削若此卽如豫
東河工所需料堦州縣派民承辦少發價值始而勸
捐繼而勒捐民間困於追呼致生怨憾曾聞河內修
武武陟安陽湯陰封邱濬縣等七屬竟有聚衆公堂
凌辱官長之事其間畧知畏法者則或典田宅鬻子
女以償之此以知衆怒之難犯民瘼之堪憐也臣就
今日之情形而熟計之以爲欲除外患必先安民心

而民心之所以能安者要在去其不便於民者而已
目前之不便於民者莫甚於加派勒捐不肖州縣陽
借辦公之名陰圖肥己之實按戶需索計畝征求將
民之貧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貧若非嚴查禁絕何以
安民業而慰輿情近聞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
派勒捐之弊夫以湖廣江南連年被水實因江漢爲
災

皇上德威遠被統兵者亦調度有方故能撲滅迅速不至
日久蔓延然糜費軍餉已不少矣且以湖北連歲爲

災未審本年春夏以來更復何如該地方官或通上游之障蔽或開下流之淤塞先事豫防悉心濬導始可奠斯民於衽席之安苟不能弭災患於前而又復恣誅求於後則元氣已傷民心卽易搖矣又聞浙江直隸亦然誠恐他省紛紛效尤民情有因之而睽者况興師動衆必先以安撫居民爲本若於正供之外一行加派民已不樂於輸將倘因軍餉未能按期繼續復再行加派民更不勝其擾害伏念我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年來從無加賦之事凡食毛踐土

之輩孰不饜飫

皇恩感戴莫極特慮州縣暗中破壞成法頭會箕歛索取無厭不顧民之疾苦其淳良者斷無攜貳之心其愚悍者萬一被奸黨煽惑潛懷隱慝則爲害實非淺鮮應請

旨勅下各省督撫申嚴禁止並請

聖諭刊刻謄黃徧行鄉曲使百姓家喻戶曉共見共聞咸知

盛朝原無加派勒捐之舉則衆志益安邦本愈固外寇自

不足患而四海於以永清矣臣愚昧之見未知當否

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預籌南河葦蕩以防水患而省經費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惟防河以工料爲急務料足則工固去年東河之患料不足用也因思南河正料皆用海柴海柴產葦蕩營官地凡民間燒煙向來皆官料做工之餘今乃奸民串買蕩柴與河員爲市遇險則居奇抬價官幕外工藉此漁利近日河費浩繁皆由於此聞連年歲修搶險二欸用銀至二百四五十萬之多工程經

費正料居六雜料及夫土居四則每年購正料銀約計一百六十萬兩查舊例購料一堆銀七十五兩十月至正月收生柴九萬斤二月至四月收溼柴七萬八千斤五月至九月收乾柴六萬六千斤今則不論月日改收柴三萬斤柴料一堆發價一百四十五兩至一百八十五兩不等是今之一堆昔日兩堆之價也昔之一堆今日兩堆之用也臣愚以爲購料於他處而流弊滋多不如取給於葦蕩而備防無匱近聞南河通工每年約用料萬堆每堆繳三萬斤若以原

定限繳乾柴之數計之則實得漕規料四千四百堆
即可濟通工之用查葦蕩營原額產柴地共萬二千
餘頃每畝得柴三十斤一束者三十束卽萬二千頃
計之可得柴三千六百萬束爲料萬二千堆又查葦
蕩營樵兵一千二百名舊例每名額交三十斤一束
生柴三千七百五十束近年改收五十斤一束淨柴
以六十束爲額較之舊例僅得什之一况又止存六
十束之名并無五十斤之實今營地淤寬且十倍葦
柴亦稱是若每年限樵兵交柴四千四百堆核實驗

收以爲加鑲春工及防風捨險之需再寬爲籌備一
二千堆則正料足矣其餘四五千堆官定柴價分地
設廠賣與民間燒煙柴價所入凡樵兵募僱刀手之
本左右營參守千把之公費及効用弁目之給賞皆
出其中而并以助雜料夫土之用夫正料足可以防
險工則水患息矣柴價多可以濟公用則經費省矣
又查葦蕩左營地各兵俱有分界右營漫灘並無分
址似應丈清照左營分定界址使兵各有專責加意
護青以防奸民偷柴燒料諸弊舊例樵兵開採之日

自霜降始至清明日停止爲葦青漸長恐被刈傷今
聞採過四月竊慮三年之後葦悉變蒲蒲於工料不
適用而賣與淮商得利倍葦奸徒之所欲也此則宜
嚴禁者也且樵兵自霜降至清明每兵一名例課積
土七十五方以充壓埽修隄之用沿隄柳株霜後科
砍以充樁橛惟楊樁石灰碎石麻纜等項乃須購備
故錢糧節省而無糜費之虞似此例案尤當申明者
也應請

旨飭下江南河道總督悉心查辦似於河務大有裨益

臣



爲思患預防起見未知當否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海疆未靖條陳平夷要務以申軍令而肅

天威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惟暎夷沿海侵犯猖獗已極始則蹂躪粵浙今

又滋擾江蘇必悉力攻勦殄滅無遺方足懾奸謀而

消逆燄臣謹就管見所及擬列十條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在選將臣惟今日統馭士卒尤重將材將得

其人則士卒皆知方有勇然必慎選於先乃可責成

於後是不獨主將宜選也卽偏裨以下皆宜選應請

勅下直省督撫自參游至千總其間果有熟悉方略才能

素著者着該督撫切實出考保奏卽在京各營各府
各衛有勇謀出衆之人亦聽該管官保奏若保奏不
實從嚴參處如此則將領皆干城之選而無冗闕之
弊矣一在練兵柔脆者不足爲兵必擇壯健之民練
之浙省惟溫處之民可用以其地多山鑛民皆强悍
故也此外如安徽之鳳潁江蘇之徐州山東之登青
兗三府直隸之大順廣三府民皆勁健可用若募年
在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強有力者以充義勇令該地
方官造冊保送不致有市井無賴之徒濫廁其間更

擇素歷戎行兼精技藝者爲之師訓練有素嫻習益深則膽力既充而又熟於擊刺攻戰之法自無有臨陣退縮者矣一在擇士昨歲恭讀

上諭奇才異能許赴軍營投効仰見

宸念周詳禦侮孔亟臣以爲將軍幕下固不乏智勇之士

而濫竽混入者正復不少且恐有爲賊反間者溷迹其間則爲害洵非淺鮮合無令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切指所長果有裨於實用者然後許赴軍營如此則可收腹心之效而無意外之虞矣一在節餉竊

惟兵有定額而老羸者居其半不用命者又居其半
若任其冒濫充數適足以糜軍餉何如將老羸之兵
概行裁汰不用命之兵嚴加懲治而以鄉勇中之雄
偉歷練者補足額數則兵皆可用而餉不虛糜至於
將軍參贊並隨帶司員尤宜儉約自奉爲士卒倡以
省供億之繁不得有一毫浮費斯士卒皆有所效法
矣一在專責任沿海州縣今日正喫緊之區戢暴安
良使民皆有固志其責匪輕稱職尤不易若更使之
團練鄉勇恐勢難兼顧合無於海疆各省每省擇明

幹有爲之州縣官各十員每員各練鄉勇或八百人
或一千人卽以本地紳士董其事並飭專司團練之
員諄諄勸導使知此義舉實爲爾等自衛身家而爲
國敵愾之意卽存乎其中顯以鼓其奮勇之氣隱以
激其忠義之忱如是而民猶有坐視不前者必非人
情至臨陣則以素習之將領統之使之士識將心將
識士心而專司團練之州縣令其監兵斯士卒皆向
義直前而動有成功矣一在勵忠誠凡有守土之責
者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天經地義無所逃於宇宙之

間乃上年浙江連陷郡縣之時該守土官殉難者祇
得一二人其餘僉云投水捐軀被百姓救活竊惟此
時百姓紛紛逃竄自救惟恐不贍豈遑拯溺於呼吸
之間彼此如出一轍耶且該地方官果得民心輿情
愛戴或肯捨身以救之然民心既無攜貳自可攫城
固守如尹鐸之於晉陽田單之於莒卽墨雖瀕危而
獨無睽志何至矢地如摧枯拉朽之易乎臣恐該員
等投水被救者大抵皆捏飾情形臨難苟免以圖卸
罪朝廷亦安用此等人爲耶必照湖北通城縣李壘

懷印私逃之例以懲治之則人人皆不能不以忠誠
自勵而民氣自倍矣一在禁欺罔浙江旣屢獲勝仗
自可挫逆夷之凶鋒使之力弱膽怯知畏而不敢他
圖乃勝仗雖多而逆夷猖獗愈甚得無稟報不實而
冒昧邀功耶夫統兵者苟有懷詐之心其麾下相承
迎合尙復成何事體且保舉濫則雖賞不勸法令弛
則雖罰不懲賞罰之不足恃者皆欺罔之端誤之也

應請

旨勅下該將軍參贊務須奏報切實不得稍有粉飾則人

共知賞不可以倖致罰不可以輕逃而自切同仇之志矣一在嚴查土匪土匪與漢奸不同漢奸助逆夷爲虐長驅直進荼毒斯民至土匪則潛蹤匿跡待地方有事卽乘機擄搶嘯聚成羣而居者行者俱受其害夫百姓旣苦外寇又苦內賊進退兩難之勢倍覺可憐特請

旨勅下該省督撫嚴飭州縣于內地實力稽察思患預防則土匪自不能潛竄於其間而閭閻永靖矣抑京師爲輦轂重地萬一逆夷駛至天津尤恐有土匪出而

滋事近日盜案疊出拒捕傷人而最異者莫如通政使曹恩溲宅被賊燒燬涼棚火熾之時家人趕緊撲滅而該賊仍在屋上覬覦無事之時既如此則有事可知又在防微杜漸之得其道耳一在善撫流民我

朝深仁厚澤百姓皆浹髓淪肌故地方縱爲逆夷偶擾而百姓罹遷徙流離之慘尙不肯從賊者皆

皇上之恩德有以致之也但富厚之家雖經遷徙猶有餽口之資至無業流民一離故土覓食良難其老弱者轉乎溝壑其強壯者又不得已而爲盜賊是在該地

方官善爲安集撫綏設法賑濟俾其得所則民有安堵之樂而衆心愈固結而不可解矣一在審機宜天津爲畿輔近地比年來防堵自應周密然臣聞大礮皆置在海邊重兵皆守在海邊萬一逆夷駛至天津海口以礮抵礮恐難制勝且慮士卒爲礮轟散因思天津府距海尚數千里濱海多沙居民甚少與清野無異應將大小礮搬至沙渚內地暗中安置凡有土牆樹木之處皆可預爲埋伏俟其擁兵上岸則我兵用刀牌手俯伏進斫其足卽遇馬兵亦然此古名將

用麻軋刀斬馬足之法也聞去歲廣東鄉民殺暎夷者以棒搥其脚立仆爲其身首皆用物包裹雖擊不傷惟砍足爲便耳且逆夷烏槍其火不燃自熾最易傷人惟以藤牌俯伏禦之則彈丸自牌上閃過不致被傷至於避大礮之法亦惟全身俯地待其礮聲旣盡起而與之決戰靡不克矣臣又風聞天津防堵之兵半不足恃有前演礮而後逃走者有外鳴鑼而內卽逃散者逆夷未來尙且如此則臨陣可知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申嚴軍令示以破敵之方革其畏敵之

弊則兵心既固衆志成城自無有望風先遁者矣以
上十條均爲平夷要務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籌度江南省城防堵情形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 臣聞暎夷滋擾江蘇會用小船向揚州鎮江江甯

等處測水深淺今且沿江游弋則窺伺省城之意顯然自不可不預爲防堵查沿江一帶多有護沙橫亘暎夷大船必不敢闖入惟聞暎夷借呂宋淺水船較杉板略大而不妨擱淺此須設法防備者也大江以北瓜州口業已駐兵防守若江浦之浦口城下臨大江其最高處有中敵臺俯瞰省城十三門形勢瞭如指掌尤爲緊要之區不可不嚴爲防禦此外如六合

縣之斷腰地方亦宜伏兵邀擊又楊子江之南有小
河口在句容縣界其河通龍潭棲霞二處河身甚窄
兩岸多蘆葦可以伏兵且龍潭以嶺爲關可稱扼塞
由是陸行至麒麟門朝陽門一路支嶺重疊門以內
爲駐防城卽以駐防兵守之要惟嚴守龍潭而賊無
由入省城之東門矣屯兵棲霞而賊無由入省城之
北門矣城之北門曰太平迤西曰神策若夷船沂江
西上由黃天蕩而來則觀音門燕子磯極爲險要當
駐兵以備攻擊而最喫緊者莫如儀鳳金川二門其

次莫如定淮清涼二門儀鳳門在龍江關上金川門
在其東今門已閉塞而城頭仍宜防守也定淮門外
有蚶蚞磯駐兵守之可以截沂河西上之路城西南
曰三山門俗謂之水西門下有水關通秦淮其外城
爲江東門自賽工橋至江東門達北河口然後入大
江則北河口宜守以精兵而江東橋及賽工橋亦宜
分兵以堵之矣查逆夷迭擾海疆皆以虛聲驚走居
民使我兵畏怯然後乘機深入爲今之計總以固結
民心爲第一要着乃 臣聞揚州鎮江一帶地方鹽梟

嘯聚劫案疊出調到青州兵亦多藉端滋擾以致居民紛紛逃避若使省城重地百姓聞風遷徙反足以壯逆夷猖獗之膽而開土匪搶掠之門是在地方官嚴切曉諭妥爲撫綏方足以回衆志而無意外之虞若藉口於兵餉不足器械不備坐視夷船游奕深入內地莫展一籌則地方文武員弁俱成虛設言之可爲寒心相應請

旨飭下督撫將軍相度形勢扼險固守申明軍令約束客兵嚴飭州縣重治土匪則民心安靖而戰守皆有足

恃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籌畫收復鎮江事宜請

旨飭辦以防奸宄蔓延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惟逆夷攻陷鎮江府城漢奸到處放火截殺聞
漢奸助逆大半爲淮南鹽梟該梟等罪惡貫盈雖極
法懲治不足以蔽辜然臣思鎮江爲南北水道通衢
南漕必由之路若非急爲收復目下回空船隻旣多
阻滯來年重運難保無梗塞之虞爲今之計欲收復
鎮江府城莫若招服鹽梟以賊攻賊可以轉敗爲功
查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次名副仗頭其屯聚之處

則以深江孔家涵子爲下馬頭瓜州老虎頭爲上馬頭而以儀徵爲總匯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爲羣皆強很有技能者礮位鳥槍長矛大刀鞭鎚之器畢具平日爭奮馬頭打仗過於戰陣其凶橫如此誅之不可勝誅若任其助逆爲虐置之不問則其勢必至於蔓延臣愚以爲欲服梟徒必先服梟徒之首相應請

旨飭下江南督撫擇屬員之潔已愛民威望素著者以計招致大仗頭副仗頭等諭以大義誘以重利使之投

順歸誠其間果能爲

國立功速復府城者必以懋賞酬之則梟徒之首旣爲
我用而梟徒自帖然矣又現值漕船回空之期京口
稍有窒礙水手必致逗留查水手中多亡命之徒倘
爲嘆夷所餌則又爲虎傅翼懇

勅下漕督飭屬嚴爲彈壓并於漕船未到京口之先多方
勸導使水手等皆爲

國家出力禦侮則梟徒旣服而水手亦馴卽以梟徒水
手合攻嘆夷彼必大受懲創而府城可復運道可通

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各省礮臺軍械防範宜嚴請

旨密敕海疆各督撫嚴飭將領認真守護以備不虞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自暎夷就撫以來屢奉

諭旨飭令各省海口妥設礮臺添備礮位具見

宸念周詳事事核實以期有備無患該管督撫宜如何仰
體

聖意督飭將領實力奉行嚴密防範乃臣風聞二月間廣

東城外竟有夷兵直赴礮臺釘塞礮眼如入無人之境實爲意料所不及因思礮臺所以防奸匪員弁所以衛礮臺

國家於海口阨要之區設立礮臺均派員弁防護給以廩糈口糧原期時時保守聲勢聯絡不致稍有疎虞若果如臣所聞廣東城外夷兵直上礮臺釘塞礮眼則是員弁擅離職守軍器皆成虛設倘有外侮將何以禦之臣竊惟廣東一省如是猶恐他省海口防護礮臺員弁亦不免有名無實此未雨之綢繆不可不

豫爲計也相應請

旨密飭沿海各督撫凡有礮臺之處各就地方情形妥議
防範章程總期於靜鎮之中寓周防之意斯員弁各
懍職守而軍械亦可以資禦侮矣臣爲慎重海防起
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敬陳荒政積弊並賑卹急務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鈔見本年江蘇安徽湖北三省悉被

水災

皇上念切民依不惜數百萬帑金分飭各省督撫等妥爲

賑卹

溫諭諄諄惟恐查辦稍緩措置失宜並

諭有辦理不善未能實惠及民之員隨時參劾該督撫等

仰體

宸懷自必欽遵辦理不使一夫失所惟是荒政乃民命所

關講求不厭周密查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致小民暗受其害定例天下有司每遇歲饑先發倉廩賑貸然後奏請寬卹又會典載水旱成災督撫疏

聞卽行撫卹先給饑民一月口糧以免待哺乃查被災輕重與極貧次貧分別給糧等語誠以民迫飢寒命懸旦夕倘必待查取戶口完竣始行辦賑則老弱之轉徙於溝壑者不可勝計卽如上年河南被災於七月二十七日奉

旨由戶部撥給帑金直至

欽差大臣到豫查辦閱時已兩月之久該省災民冊籍尙未造齊旋經

欽差飭令查造丁口細冊各州縣猶懷觀望夫以百萬生靈延頸俟哺有司乃從容局外托名鈎攷自便已私不顧民之存亡豈不大辜

皇上已溺已飢之至意耶其始旣已延宕則後來按冊賑濟僅屬子遺是

聖主方大沛

恩施以甦其困有司轉藉口造冊以屯其膏玩愒殃民莫

此爲甚今歲該三省又值辦理賑務相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深以豫省前事爲鑒務令各屬遵照定例
一面查取戶口一面先行放賑無論極貧次貧均得
先霑實惠俟冊籍已定務於限內具題加賑卽按照
極貧次貧應給銀米分別給與其加賑日期務依定
例與初賑接續毋許間斷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
具報上司嚴行察查倘有報勘之外借查辦爲名故
意延緩者若非必圖舞弊卽屬怠玩因循此等劣員
應卽恪遵前奉

諭旨立予嚴參撤任另委賢員接辦不得因其尙無侵冒
實跡稍事姑容如此振刷精神庶有司不致貽悞而
愷澤得以旁流矣且賑卹之政尙有急宜籌畫者臣謹就
管見所及臚陳於左

一宜多設粥廠其積弊並應嚴革也查煮粥有二便
一則易於防奸一則不須審戶故於造冊未竣時亟
宜先行此法惟近來辦賑設廠大小卽如上年禹州
僅於西關設廠並不遵例四鄉分設其田野農民安
能相率就食况廠少人多更有擁擠踐踏之患應令

州縣酌量多建廠座每縣多則數十處少亦十餘處
每廠悉遴妥員及公正紳士監放並令各縣同時並
舉免致饑民流往他處再臣訪聞粥廠委員並不常
時在廠自聽書役尅減米麥攪和生水有不用柴炭
卽以石灰入米任其糜爛如上年豫省

欽差所奏者饑民食之多生疾病以致僵僕道路應請
勅下各督撫嚴飭各委員等親自監放柴炭等項毋許短
少如違嚴參究治

一放錢糶米之法急宜兼籌也饑民所望者米而籌

帑則皆運銀又放賑又須折換錢文以致奸商故抑銀價而昂米價上年豫省門丁囤積米石家人向銀鋪增價侵漁種種弊端皆從此起竊計每州縣饑民不下三四十萬約賑銀五六萬使一概放錢不糶穀則市僧居奇大戶閉糶小民何由得食應令各州縣等一面開賑一面碾動倉穀或勸捐米石或將銀購米但得二三千石在市糶賣則米價自不致增長糶賣所得錢文復可搭放凡次貧之民均受無形之利自應

三卷之三十一
敕下各督撫於賑糶二事務必兼籌以收實效

一賑緩

恩詔急宜宣示也地方一遇災歉不肖官吏因緣爲奸往往緩徵之

詔已下不卽宣示而追呼逼迫催科如故俟囊橐已飽方將

詔書懸掛又有新糧雖緩而藉口舊日民欠恣意敲扑者此等情形深堪痛憾窮陬僻壤尤所不免應令各督撫嚴參究辦至此次賑務仰蒙

聖恩發帑至百萬之多準議截留或寄欵迅撥

皇上惠心有孚至優極渥應令各省多刷贍黃並將帑金
總數全行開載出示曉諭俾下邑災黎有所恃而不
恐又貧民每多逋累當此饑憊焉能還償亦應令各
處出榜禁革所有公私一切逋債俱暫停止毋得催
索以致流移

一接濟民食之法急宜講求也查接濟民食惟在隣
省採買及招徠商販二端近已奉

旨寬免米稅商販自必源源而來誠恐各隣省大吏心存

畛域或慮出米過多本地米價必至騰躡禁止商販出境如此則被災之省無所取資應請

旨飭令各督撫毋得僅就一省起見致蹈遏糶之弊至產米之區惟四川較廣應令江楚各省招商赴川採買其川省商販米船過楚運赴江蘇安徽者湖北省亦應可盡數截留庶上下兩江各資接濟復查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因江楚均報荒歉會

諭令川督將倉穀二十萬餘石運赴江南備用其川省動撥倉穀俟穀賤時買補又乾隆五十年因江浙等省

報災商民赴川販運該省產米不敷

諭令川督將常平義倉等穀先行開糶以資接濟旋據該督遂將倉穀碾動三十萬石俟楚販到境按照時價發糶在案是川省接濟江楚屢經辦有成規合無仰懇

天恩卽飭各督撫酌量情形或運或糶於川省倉儲無損而三省歉收地方大有裨益

一遺棄小兒急宜收卹販賣牛隻急宜購買也竊計小兒尙資乳哺旣難給以口糧而各處育嬰堂絕少

亦無收養善策惟有力之家無子者未嘗不願養以爲子特患長大歸其父母認取故民以收養爲戒謹按宋葉夢得治郡時立券給銀俾知荒年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認今宜仿照其意令各州縣刊刻執照付與收養之家則幼孩多可全活至於牛隻爲耕種所必需向例來年普錫春祺案內有仍應酌給牛種之費惟是小民一遇饑荒先將耕牛變賣奸徒乘機宰殺比至次年官卽給予牛價民又苦於無牛可買應令各處設立買牛局饑民欲賣牛者許赴官局售

賣設立號簿登記次年春作仍令照價取贖如此則
賑貸養牛一舉兩得至來年可省官給以上各條均
救荒要務不可稍緩者臣籍隸安徽諭知災黎疾苦
敬陳一得之愚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則更生之民銜

恩頌

德益無既極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遵

旨會議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正月十六日內閣鈔出奉

上諭朕恭讀

硃諭遺命四條內除無庸建立

聖德神功碑及斟酌各件供奉收貯謹當遵行外至

諭令毋庸

郊配

廟祔二條事關尊崇鉅典朕不忍遽從不敢遽定著王大臣

會同九卿翰詹科道敬謹詳晰妥議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孝思肫篤繼述必歸至善之意臣謹議以爲此二條

有不敢不恪遵者有不敢曲從者按郊配廟祔禮典各殊有廟祔而並郊配者周之后稷文王是也有廟祔而不郊配者周之武王成王康王是也詩周頌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祀天於南郊而配以稷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祀天於明堂而配以文也皆爲配天之祭而或在南郊或在明堂實異其地自漢以后千餘年間郊祀天帝配位互異至

唐開元禮成一歲四祀天各配以一祖洎乎宋代或以四祖迭配或以二祖更配或以一祖並配或以二宗迭配迄無定制惟我

朝

聖

聖相承自

太祖高皇帝至

仁宗睿皇帝德超前代誠如

大行皇帝聖諭未宜

配饗

郊壇禮隆報至

大行皇帝德被埏垓功蓋宇宙洵足以

配享

園丘惟恭奉

殊諭深慮尊崇之典世世視爲成例率行無已有背古訓難

示後人且恐非臣子所敢言所忍言而乃斷自

聖衷思定限制使後世得所遵循

諭令萬年後斷不可行

郊配之禮

聖慮精深遠大特破千古拘墟之識似應恪遵

殊諭定以限制爲萬世法程是卽所以導揚

大行皇帝謙冲之盛德而垂示於無窮也况

郊壇之基址有定

國朝之統緒無疆考

皇朝通典所載

郊壇上成面徑九丈爲地無多若不早定限制將來地狹難

容必致減其豆邊拓其基址以從事減豆邊旣恐瀆

神明拓基址又恐違禮制揆諸

皇上善繼善述之心必有所難安者臣竊以爲宜遵

硃諭者此條是也若夫

硃諭毋庸

廟祔則有不敢曲從者臣謹按紀傳所載皆以七廟爲天子

常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說確不可易漢韋元成謂周后稷爲始封之祖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爲七鄭元亦用其說後人皆疑之至宋儒朱子始謂文武世室在三

昭三穆之外則親廟有六合之太廟爲七廟故祧廟
議曰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蓋以
文武有功當宗爲百世不遷之室與太祖之廟並尊
可謂之世室亦可謂之爲廟伏讀

欽定禮記義疏亦以朱子所云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爲
定論朱子又曰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
占七廟之數故親廟定爲三昭三穆親盡則祧而宗
無常數是則廟不踰七而有功德者皆可宗不以成
數限也恭讀

大行皇帝殊諭大清

受命於

天龍興遼瀋

祖功

宗德實邁前古自我

太祖高皇帝至我

皇考仁宗睿皇帝巍然七室豈非

上天有以命之乎等因欽此想見

大行皇帝至仁大孝以爲

祖

宗七室已符七廟之數若再行

廟祔之禮恐致祧及

列宗故

論令萬年後斷不可行祔

廟之禮應如何祀享之處按禮議行臣謹稽之周室制度參

之朱子祧廟議竊謂

太祖高皇帝肇興帝業實成周之后稷允宜爲百世不遷之
祖廟又準以文武世室

國朝亦應有不祧之世室不在七廟之數者自

太祖爲一廟合之

列聖以至

大行皇帝之

升祔尙未盈七廟之數卽後世三昭三穆迭祔迭祧而親廟
斷無不祧之理且

太廟中殿共計九間

列聖神牌已安七室東西尙有兩間足以奉安

神位若如

殊諭不行

廟祔之禮固

皇上所不忍言亦天下臣民之所不忍聞也伏乞
皇上敬奉

天行皇帝神位升祔

太廟上以展

至孝誠敬之思下以愜臣庶哀懇之隱至於祧廟之說親
盡則遷在古人制禮之意正以義之不敢過者全其
仁之所必欲伸未聞因廟數當祧而停後來之升祔

也惟古來太廟之制旁有夾室凡宜祧之主皆藏於
夾室中而大禘則合食于太祖之廟今之

太廟與古異制嗣後億萬年宜祧之主可否藏於

太廟後殿而大禘之時仍配於

太廟前似亦盡倫盡制與禮意相符至若六親廟之有功德
當宗者自可準宋儒朱子宗無常數之議爲不祧之
室伏祈

皇上審酌盡善以爲法守則唐之開元宋之雍熙不足數
也臣以爲不敢曲從者此條是也謹就管見所及敬

議奏

聞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奏爲奉

旨求言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
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等因欽此仰見

宸衷虛懷博採不遺芻蕘之至意臣職列言官敢安緘默
謹繹責難於君之義臚列數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

一在懋

聖學臣竊惟

聖學之要不在言語文事之間而在明德新民之理惟平
日格物致知研幾極深而後用人行政能灼然洞見
其是非臧否而不惑於世俗功利之言我
皇上聰明天直在潛邸時久已垂情典籍今者
宸居正位天下咸仰

主德而主德之日新實繫於

聖學竊聞宋臣程顥與其弟頤深明先王之道謂大學一
篇爲學者所當先務臣愚以爲大學之書實備內聖

外王之學尤爲有天下者所不可須臾離也昔朱子作大學章句以發明其旨繼此而真德秀之大學衍義明儒邱濬之大學衍義補一則探治平之原一則著治平之迹二書實與章句相表裏是欲求天下之治不能外大學一篇而欲明大學之道不能外章句諸書也欽惟

聖祖仁皇帝以生知之聖勤學士之修生平所學一以朱子爲宗故獨升祀朱子於十哲之次並

御纂朱子全書

御製序文謂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爲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所作何事

聖訓諄詳久昭法守是千古大學之道昌明於朱子而宗朱子之學實效法

祖訓也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取大學章句及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與

朱子全書分日進呈

御覽覃精研究以爲治平之本至朱子在朝所上諸封事皆發於忠愛之誠而引君於當道凡用人行政之理無不備載於其中尤足爲

乙夜勤求之助由是而考六經之旨參諸史之文則揆幾度務凡事之所難決者直以先王之道權之將見盛治所臻必有比隆於唐虞三代者則天下幸甚

一在正人心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者人心之所繫也人心之邪正繫於四維之弛張而風俗

之隆替吏治之得失因之今之人心非不知嚮善也
然學校爲風化之首自正學不明在下者僅究心於
詞章之末以圖進取而於誠意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未嘗措意於其間尙望其能躬行實踐耶况近日之
校官直爲豢養衰庸之地非頭童齒豁之士卽末學
淺見之儒至捐例開而校官一途更不堪問安能爲
郡邑師表耶人心之所以日趨汙下者此也夫士習
敝則民風漓以勸孝教忠爲迂論以鄉飲讀法爲具
文愚氓莫獲適從之路於是獄訟日繁盜賊日熾而

奸宄之徒乘隙滋事此當今之大患也而其端皆由於心術之不正伏願

皇上主敬存誠整躬率物示天下以禮義廉恥之防而又崇儒重道首擇學校之官上自成均下逮各省府縣皆精其選一以興教勸學爲急務使百官萬民皆約束於四維之中將人心旣正風俗自淳何患吏治之難振興哉

一在育人才士必體用兼賅而後可謂之真才非徒曲諛小謹遂爲有守奉行成例遂爲有爲也以此爲

才小臣將授權於胥吏而習於便安惟以無事爲福
大臣將卸責於君上而巧於緣飾惟以容悅爲工國
家其何所恃爲今之計必以廣儲人才爲急務而欲
人才之振興一在培養於平日一在激勵於臨事夫
培養之原首在學校今日之士子卽異日之卿大夫
當在學校未嘗講求夫明德新民之理及在
朝廷何以責其有致君澤民之效是必

國家學校之教一本於大學之道而師儒之官皆堪表
式率天下之爲士者羣相砥礪斯禮義廉恥曉然昭

著於人心而又研究經史以擴其才識一旦出身報國而忠愛之誠久已固結於心性自能上不負

君而隨在可覘其建樹矣至激勵之方則在臨時惟視上之感召耳自來需才之世孰不欲得真才而用之乃上以實求下以名應其故何也所求在敢言而所好在阿諛所求在持正而所好在趨承天下固不視其所求而視其所好也伏願

皇上端本善則欲下之直言無諱必先自絕其避嫌顧忌之隱欲下之公正不阿必先自絕其承顏希旨之緣

顯示天下以好惡之正使人人皆知

聖意之所嚮而凡部院堂官封疆大吏亦將精心察覈秉公舉劾各思自盡夫以人事君之義庶幾進一人而天下勸退一人而天下懲人心皆鼓舞奮興而真才輩出以儲楨榦之用矣

一在恤民隱恭惟

大行皇帝臨御三十年宵旰焦勞無不以民生爲念我皇上御極之初深恐民隱未能周知而求言是急仰見宸衷勤恤之思至周至篤臣以爲國家多得循良之吏則

民被其福而邦本固國家濫厠貪庸之吏則民罹其困而邦本危蓋吏治與民生相維繫也而吏治之所以日敝者由於仕途之雜比年來捐例頻開實緣河防積貯兼之各省徧災因爲此權宜之計以救目前之急然約計捐輸之項已不下數千萬兩而

國帑仍有絀無贏可見捐例所入無裨

國計而捐班之道府州縣已居天下十分之半竊思捐輸各員豈果急公奉義竭力輸忱其心大抵以官階爲利藪耳若輩既有求利之心則當其候補之日資

緣百出及其補官之日又復朘削多方下民之膏脂
幾何忍令其苛取以肥橐囊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洞鑒此弊於二月初一日停止順天捐例

諭旨甫頒臣民翕然稱慶惟於外省捐米之例尙未奉

旨卽停

臣

竊思江蘇浙江等省捐米原因上年災區妥籌

賑恤今雨雪均調豐穰有兆小民可免飢寒之患且
聞浙省以捐米放賑爲名其實藉以填州縣虧空之
項是取閭閻之資財以償官虧復邀

朝廷之議叙以酬民捐而

國與民均受其累相應請

旨勅下江浙等省督撫將捐米例一概停止示以

天子不言有無之道俾臣民皆存去利嚮義之心而凡地方官之擾累民生者

勅督撫嚴查參劾則吏治蒸蒸日上而民困以紓民生以遂矣以上數端雖屬芻蕘之見實竭葵藿之誠冒昧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部臣擬開捐例請

皇上斷自

宸衷飭卽停議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本年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順天府現辦籌賑事例著卽停止又於五月初四日
奉

上諭安徽江蘇江西湖北甘肅有捐賑銀米及道光二十
八年推廣捐米事例俱著一律停止欽此

詔旨頻頒中外臣民莫不歡欣鼓舞以爲自今伊始捐例

永停庶幾無貪墨之吏擾累民生可以長享太平乃
臣近日竊聞戶部及吏部諸臣各派司員籌議捐款
在計臣方以爲國計支絀必須預爲儲備斯足上慰
聖懷臣竊謂民爲邦本民生與國計相爲維繫舍民生而
專言國計適足開上下征利之風何者民生饒裕則
正供不乏正供旣給則

國帑自充有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理洵不誣
也今之議開捐者徒爲剜肉醫瘡之計而已臣請言
其弊夫開捐者將取財於殷實之民也使捐生皆爲

殷實之民猶得藉口於急公奉上之義乃自道光年間開捐以來凡殷實之民情願報効者不及什之三而外官子弟親戚及其幕友之報捐者已不下什之七其間以現任官員侵挪帑項使其子弟親戚報捐者不可勝計吏部皆有籍冊可查近年各有虧空之數愈積愈多甚至數千百萬而懸空無著者職此之由其本任之虧空未彌而其子弟親戚又發往他省聚斂存貲至於權篆補缺之日其居心貪墨其居官必不能愛養百姓民間疾苦能不壅於

上聞耶臣竊聞有身坐堂上向民間索取銀錢自認爲捐班而以爲貪婪之數皆其分所應得者是若輩皆以皇上自有之財鬻

朝廷所不輕予之官而以害我

國家素所培養之民

皇上爲民父母念彼疾痛其能安乎况自道光二十年以後直隸河南水旱頻仍洎道光廿七八兩年江蘇安徽兩湖江西之水災爲從來所未有今年雖麥秋豐稔而民氣尙未復元重以廣東廣西游匪滋擾民不

聊生頌

皇上厚澤深仁加惠周卹方足以紓民困而計臣不知大體又復爲開捐之說以瀆我

聖聽引君當道者固如是乎臣竊計戶部每歲所入之數有四千四百餘萬之多每歲所出尙不及四千萬通盤籌算本無不敷之理爲計臣者惟當樽節其用綜核其實而已不此之務而議及開捐若舍開捐之外別無長策是直以捐例一開可以謝

皇上之督責可以抵外省之請撥而該部司員又可以分

平餘銀兩又可以得印結銀費而其有害於民無裨於國者曾未之計及焉是使

皇上一人行此數政而諸臣共享其利也此臣所不忍言

者也臣伏查道光年間開捐屢次合計之不過三千

八百餘萬兩而常捐之數較之嘉慶年間短絀二千

五百餘萬兩其餘或外有城垣之捐輸鹽務之報効

半屬有名無實而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臣竊讀宋臣

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審治體察民情二條其言義利重輕之辨生靈向背之由至詳且悉又讀明臣邱

濬大學衍義補所載制國用一條其言理財之道貢
賦之詳亦法戒昭然堪爲炯鑒願

皇上取而覽之必有得其本原者矣欽惟

皇上御極之初事事效法

宣宗誠可謂善繼善述特思嘉慶廿五年爲

宣宗正位之始於秋間卽停捐例而道光三年以前未聞有
開捐之說者誠見開捐之有弊無利也今於五月間
始將捐例一律停止未及半年而諸臣紛紛議開捐
例揆之

皇上善繼善述之心必不忍言况旋停旋開無以示信於天下恐報捐者不能如前日之踴躍也與其捐例既開而貽悔於後何如及捐例之未開而預遏其機若必以帑項無多爲不得已則請

皇上權發內庫銀兩以濟之伏思

宣宗成皇帝於道光廿八年因江蘇安徽兩湖江西等省水

災曾經奉

旨頒發內庫銀百萬兩撫恤災區已有成案可稽臣又見宋

臣李迪請真宗發內藏庫以佐國用上曰今當出金

帛數萬借三司迪曰天子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可見

天子以天下爲家以四海爲富內庫部庫不必過爲區別若部庫果十分支絀

皇上暫發內庫銀兩以濟不足並責令戶部計臣陸續歸還亦可以效法

宣宗善繼善述之一端而捐例則永遠停止斯爲善政臣又釋大學一書言生才之道必本於慎德且惕以惇出惇入之機今

皇上卽位之初求直言停捐例禁開礦次第舉行勵精圖治下孚民望上召天和故兩歧瑞麥各省迭報乃自五月以後

宸衷之兢業惕勵不逮從前至八月間四川則以地震告矣浙江則以水災告矣九月間京城則大雷雨雹矣正值

皇上修省之時敬祈

聖學日懋修德行仁以消沴氣而感天心斯天降之福風雨和五穀熟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計未有不給者

何事紛紛開捐爲也恭請

皇上宸衷獨斷卽停開捐之議並

勅下戶部計臣令於捐例之外別籌良策以順民心以維
邦本則天下幸甚臣既有所聞不敢緘默敬陳管見
以備

採擇不勝悚惶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請

旨整飭官方以除積習而收實效恭摺奏祈

聖鑒事 臣竊惟用人行政爲

朝廷之急務而行政莫先於用人內而宰相得人自部
院堂官以至百執事皆各稱其職而庶政舉外而督
撫得人自藩臬以至守令皆各効其職而庶政修夫
宰相者紀綱之本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
政令者也昔舜之戒禹曰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殷高宗武丁之命說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然則宰相固非奉令承教出納王命必
思有以啟沃君心而後不負斯任也至我

朝設立軍機處卽宋之樞密院特樞密院僅掌兵政而
軍機處則凡用人行政皆得與聞其大臣惟尙書侍
郎被渥寵者始得入贊而必以宰相統之凡有機務
皆軍機大臣密爲籌畫雖部院堂官不能稍有贊畫
於其間也是其分較樞密爲更尊其責較樞密爲更
重臣愚以爲軍機處之所切要者有二在外則不可
不慎言入告則不可不直言自雍正年間大學士張

廷玉奏定

廷寄之例凡機事慮有漏洩不便發鈔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馳遞所以防漏洩也言苟不慎則凡遇有密奏查辦之件特交之人尙未諗知而道路已傳聞藉藉於是地方官有先時彌縫盡泯其迹者有串通書吏化大爲小者有該管上司思免處分佯爲不知而始以一參塞責者已乖夫當日設立軍機之本意若入告

君前則宜剴切直言凡其人勝部院督撫之任則言之於君而進用之或部院督撫而不勝任之人亦當言之於君而黜之如進賢而非其人則宰相宜受循私之責若知其賢而不能進之於君宰相亦宜受蔽賢之罪至於承奉

諭旨日決庶務要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方足以資將順匡救之益苟以緘口爲謹慎以請

旨爲靖共是自卸其責自便其私非古人贊襄之義也皇上親政之初勤勞宵旰事理物情固已難逃

宸鑒特恐萬幾煩蹟而

九重之思慮偶有未周全賴左右大臣隨時敷奏方足弼
郅治而正

君心伏乞

皇上敕下軍機大臣於每日召見時凡國計之得失民生
之休戚人才之賢否政治之純疵與夫

宸躬修省萬一有盛德之累均許直言無諱倘有面奏未
能盡悉者準令於次日遞摺申明則大臣亦各激發
天良以緘默不言爲恥庶可收輔弼之益至於軍機

章京凡遇有查辦事件不準與地方官交通私書如有此項情弊一經發覺卽以漏洩軍機之罪罪之則樞垣嚴肅而法廉交飭有裨於吏治者豈淺鮮哉若夫部院堂官各有職掌屬官亦各有專司凡該部院應辦之件卽責成該部院堂官辦理其曩有定例者援例不得援案其有一事兩例而僅可比較者許該管堂官率屬公同酌議妥協明下斷語然後請旨定奪總不得以歧出之例依違兩可煩瀆聖聰如有引例未協朦混奏準者事後發覺卽惟該堂官

是問則凡部院堂官既不敢卸責於

君上而徇私者亦無所施其技矣然其要尤在於得人能
得其人則委之以事皆各舉其職而政無不乂矣

臣

恭讀

上諭飭在京部院大臣各舉所知果有品學純正才德出
衆之員無論京外家居准其保奏設後來名實不符或
有奸贓劣跡將原保之大臣是問欽此仰見

皇上情殷求治破格用人非截取京察循例保送者可比
臣愚以爲名實不符而罪之於後不如好惡必察而

慎之於先蓋自正學不明人心滋僞夤緣奔競之風
各部院在所不免茲既奉

旨保舉京員在部院大臣豈肯營私骹法特患平日既無
知言窮理之學臨事復無虛懷延訪之忱則雖不敢
顯欺

君上而已不免受欺於人將以柔懦爲有德以浮華爲有
才以剛愎爲守正以躁進爲敢爲以模稜兩可爲持
平以乘便鬪捷爲達變况立身行己未能破除情面
尤足以開奔競之漸是

朝廷有求賢之美名而

國家無得人之實效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伏讀

仁宗睿皇帝御製才德說曰德與才相爲表裏德爲才之體
才爲德之用有德者必有才而恃才自用者去德遠矣才
德全備者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
德優於才猶不失爲君子才過於德終恐流爲小人然德
由於一心涵養才則因庶政肆應臨事而懼好謀而行有
德之才也剛愎自用察察爲明無德之才也用人固取其
才識然亦必觀其德行斯爲有本之才從性中所發也大

知若愚德勝於才也大詐若忠才勝於德也觀其德而用其才終歸實際若愛其才而略其行是舍本而逐末貽害匪淺不可不慎思于中明辨於事也

祖訓煌煌真堪效法應請

皇上敕下各部院大臣破除情面秉公保舉有其難其慎之心無不公不明之弊而凡干謁請託諧世媚俗者黜不與選庶可以消奔競之風而所以正人心者在此所以育人才者亦在此至如封疆大吏要貴正己以率屬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宋儒朱子之言曰

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監司得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今之督撫其責任重於監司也然而古之守令畏監司之糾察罪惡今之督撫畏屬員之挾持短長其故何也捐班之道府州縣布滿天下其人惟知取利而已不計國帑之盈虧不恤民生之困苦不顧聲名之狼籍該管上司以其爲捐班出身也而姑恕之繼則以捐例未停而故寬其途以招之迨至貪婪跡著而

上官之短又恐爲其所挾制也而始容之竊思上官果係公罪何妨據實奏聞自任其咎而治屬員以挾制之罪其畏屬員所挾制者大抵皆私罪耳以督撫大員而畏屬員之挾制則平日之所以察吏治民者概可知也今之督撫非無廉明公正之人然或有性耽安逸隱多嗜好而公事廢弛者濫厠其任恐不足以飭吏治而肅官方然則督撫不可不慎簡矣蓋必督撫得其人而後可以擇守令一方得賢守令而一方治天下得賢守令而天下治今之所歉者莫如教

化學校實教化之地也守令賢則教化興時時以禮
義廉恥相提撕則民知敦行民知敦行則忠愛之念
自生豈猶有遺其親後其君者乎其善一也今之所
急者莫如財農桑實生財之源也守令賢則民知本
業本業勤則獄訟息獄訟息則民氣和民和而天降
之康風雨時五穀熟追呼不擾而正供自足何事紛
紛捐輸爲哉其善二也今之所患者莫如奸宄盜賊
守令賢則必能行保甲民愛守令如父母豈不能自
相訪察尙使奸民溷迹其間而狡焉思起乎其善三

也今之所患者莫如鴉片守令賢則民皆聽其教誨
將見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共知爲酖毒而遠之其吸
食者必不容於家庭必見辱於鄉黨不事峻法而數
十年之惡習可消其善四也今之所患者莫如兵疲
守令賢則隨時皆可團練凡民皆爲干城萬一有事
執耰鋤者皆兵也何必遠煩徵調哉其善五也且民
情醇樸則不愛紛華外洋奇巧之物日以不行留中
國無限貨財其善六也有此六善而不使之久於其
任則民情未洽瓜代已聞雖有善心何由展布宋臣

司馬光所謂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斯言爲得治體也夫守令爲民生之休戚所係而督撫又守令賢否之所係伏乞

皇上嚴飭督撫大吏湔除積習振刷精神各思正己率屬而凡保舉守令必擇平日之能善能教著有實績者方準奏聞則吏治庶蒸蒸日上矣要之督撫爲守令之綱宰相爲百官之綱而

宸衷實爲天下紀綱之本伏願

皇上格物窮理立心於明通公溥之域不惑於世俗功利

之說則用人行政之源已清而正直蕩平之效可觀
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建元肇始請遵

列聖成憲大沛

恩綸以惠羣黎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嘉慶四年十一月奉

上諭凡諸臣有應行奏請加恩事宜務當臚實入告切不可
以迹近沽譽恐因此獲譴引嫌不奏則甚非朕殷殷圖治
諮詢民瘼之意矣欽此臣恭查

聖祖仁皇帝御極後

恩詔將順治十八年以前各項民欠錢糧均予蠲免又

世宗憲皇帝御極

恩詔諭免康熙六十年以前逋賦雍正十三年九月

高宗純皇帝登極

恩旨直省錢糧於恩詔蠲免外將雍正十二年以前實在民

欠者一併寬免

仁宗睿皇帝登極因乾隆六十年

高宗純皇帝先已降旨普免天下積欠毋可再免遂於

恩詔普免元年應徵錢糧至嘉慶二十五年

宣宗成皇帝登極因嘉慶二十四年

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先已普免天下積欠僅逾一年查辦甫竣無可再免是以道光初元

恩詔未有豁免積欠一條非有可免而不免也本年

皇上登極係查照嘉慶二十五年辦理但自道光二十年以前積欠錢糧豁免後又逾十年與嘉慶二十五年事理不同伏思

列聖既有成規小民尤殷望澤若積欠錢糧之在民者猶復追呼無已適足便差役需索之計供胥吏中飽之資而閭閻窮民不無觖望臣愚以爲恩出自

上當建元肇始之時行體元長人之政應請於咸豐元年
元日

恩綸特沛將道光三十年以前實欠在民各項錢糧盡予
豁免並

勅令各省大吏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庶山
陬海澨皆被

皇上浩蕩之仁欣然有含哺鼓腹之樂斯不獨符

成憲而廣

孝思正以厚民生而培元氣臣謹就管見所及繕摺密陳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正多小倉

呂文節公奏疏下冊

奏爲釋服有期請

皇上益加修省法

祖訓以崇

聖德恭摺奏祈

聖鑒事 臣竊惟

皇上御極以來夙夜憂勤勵精圖治中外臣民欣欣然冀
享太平之福乃未幾而軍旅之事起於粵西水災之
患見於豐北其他佛蘭西之邪教浙江山東之海盜
層見疊出時事之孔棘較之

宣宗時有更甚者蓋艱鉅之至所以啟

神功殷憂之來所以勵

聖德我

國家

聖

聖相承太平翔洽而康熙之初則有三藩之變嘉慶之初則

有三省教匪之役其他河漫洋警亦所時聞欽惟

列祖

列宗於肇基之始倍深乾惕宵旰勤求莫不遇災修省以恐

致福今日時事之艱虞與

列聖登極之初相符此誠宏濟艱難凝承

天命之時也當此之時

皇上一念之誠切於求治安則仁義道德之指殷然不忘
而天下之民舉受其福一念之偏急於就功利則雜
霸權宜之術紛然並進而天下之民胥被其蕃故臣
之所慮在時事尤在

君心

君心者上天之所鑒臨下民之所以命而卽用人行政之

原也臣愚以爲擇理不可不精壅蔽不可不防言利不可不慎無蹈自是之失無居不測之名杜嗜好之緣持剛斷之力存欽恤之思懋

聖學以崇

聖德而上下治矣臣請爲

皇上詳言之伏惟

皇上端拱淵默用人行政自有權衡

宸衷之靜定固大小臣工所敬服而臣竊以爲定靜者知

止之效定靜不本於格致安見此心之所謂定者不

鄰於膠固剛愎乎此心之所謂靜者不流於因循
怠忽乎要惟知明德新民之至善而後可臻於定
靜易傳曰无妄之道利在貞正雖無邪心苟不合
正理乃邪心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伏讀

聖祖聖訓康熙十二年

上諭學士傳達禮等曰朕聽政之暇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
窮樂此不疲又

諭曰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爲故事講畢卽置之

度外是徒務虛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紬繹卽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理明徹大哉

訓言允爲心法治法之要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更精於察理也若夫治道之大貴通上下之情一有壅蔽則氣象遂成否塞甚可懼也昔在康

熙年間

召對臣僚有每日以講筵侍從者則日講翰詹各官如葉方藹韓奕之類是也有每日以詩賦文翰入直者則南

書房各官如查慎行張英之類是也此外尙有修書處算學處各員如陳鵬年梅穀成方苞之屬凡此諸員率多起自田間擢於下僚是以周諮下逮講求治道具知民生疾苦天下利病而措施悉協乎民心厥後雍正年間則有每日

召見翰詹科道部屬等官之事自後

列聖相承咸以明目達聰爲首務用是下情咸通嘉言罔伏誠可法也且獨聽則私合聽則公進見人少則被召者或得挾偏私之見以干冒

宸聰若小忠小信之言得貢於

君前恐作福作威之柄潛移於臣下洵不可不防其漸惟
聖聽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難逃

洞鑒之中矣伏查嘉慶六年六月奉

上諭若朕於應行輪對之人久未召見司言責者自當執簡
陳奏九月奉

上諭朕每日召見臣僚多至十餘人咨詢利弊講求政治從
不稍形厭倦而惟於自請獨對一事力爲杜絕益可見聽
納之不可不廣矣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更殷於防壅蔽也今日者帑項支絀又值河工軍務急需之時人人皆憂財用之匱乏幾以理財爲第一要務夫財誠不可不理然或務爲搜括一切苟且之術遂敢瀆陳於

殿陛之前非慎重而決擇之正恐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其禍正未有艾也昔

世祖章皇帝時天下額賦不足以供兵餉而

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且蠲賑歲書悉給於節省之餘凡以愛民而惜其力也至嘉慶四年山東

巡撫岳起奏密查州縣官虧約有七十餘萬請按限
勒交

上諭曰徐徐辦理自有成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培養元氣
勝於倉庫實收奚啻萬倍至於大吏潔己率屬各員裁革
陋規皆爲善政以此彌補足矣捐廉罰銀等事朕必不爲
當是時府庫支絀幾與今日相等而

聖訓如是所以鞏萬年之祚也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更慎於言利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滿與自聖之心

卽自是之心也人苟有自是之心則凡用一人行一政必致有不恤人言不畏祖制而惟所欲爲者及至用人而人失行政而政失勢必至輾轉迴護而不覺其非豈知聖賢未必能無過惟能改過者斯稱勇智耳昔乾隆六年有仲永檀參奏鄂善得受俞長庚賄賂一案

高宗始以鄂善爲必無受賄之事繼則研訊得實卽將鄂善明彰國法一褒一誅易若轉圜不足累

高宗之知人適足明

聖人之無我也又嘉慶十二年十二月於吏部駁奏湖北知

縣李若璋一案奉

上諭所駁甚是殊爲可嘉直省各督撫具奏事件不將例案原委聲明朕安能一一鑒悉若一經奉旨允准雖與例格礙之事亦皆遷就奉行轉非都俞吁咈之意吏部駁奏此案朕不特不以爲非尙且加以嘉獎各部院皆當引以爲法夫吏部所持其事甚小然

仁宗猶不難屈己以從之况大於此者乎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無蹈自是之失也史臣之贊堯曰乃聖乃

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於不測者
參伍錯綜與時偕行而非忽彼忽此不可思議之謂也
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豈猶有措之未當者然存一駕
馭之心則舉錯之間誠恐有出人意外表爲衆望所不
愜者王霸雜用而治道衰枉直並進而輿情失不若
開誠布公示天下以好惡之正使人人皆知率從之
路而并絕其擬議之私則駕馭不足言矣且臣聞爵
人與衆共刑人與衆棄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是知刑賞者奉天出治之大柄當

與天下爲公非可以私見出之者也苟好惡不當於
民心卽違乎天命天討之義而賞不足勸罰不足懲
是駕馭之術愈多而致治之道愈遠卽如近日擢用
豐伸奕經二事豐伸於薛執中一案奉

旨令其明白迴奏敢肆欺罔不以實對

皇上加以貶黜罰當其罪乃未及半年而使往西路換防
矣奕經前討噶夷敗軍失地其罪當誅今一旦而擢
居卿貳矣臣查得上年

恩赦欵內新疆等處官犯凡噶夷之役敗軍失地之將弁

州縣等官皆以行間獲罪不准赦回然此等人皆守一城統一隊未有如奕經之擁衆十萬望風奔逃其罪最大况帥臣一逃則將弁不得不從是他人之罪皆其罪也今於罪小者不加赦宥而罪大者轉邀擢用其何以示天下乎在

皇上以爲用人之柄朕自操之非臣下所能測不知臣下之狡猾者必且競生揣測之心以爲但能邀結

主知卽有獲咎之處只須換防一回便可復用且現在廣西軍務未平統兵之員見奕經復用必謂雖有敗衄

之罪終可以保富貴其孰肯捨軀命以撓鋒鏑乎是
用人一失其宜關係甚大未可視爲泛常也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無居不測之名也自來人主清明之氣往
往汨於嗜好聖如武王西旅貢獒而陳戒不遺餘力
誠慮開嗜好之端而防閑之力將不能勝也

皇上孜孜求治戒慎日深而微臣私意管窺以爲萬幾餘
暇豈無陶情適性之時但恐一念萌嗜好之私匪獨
珠玉玩好足以擾亂精神卽術數小技亦爲玩物喪
志之漸昔雍正年間罷教坊女樂嘉慶年間罷外官

貢獻道光初年罷南府

列聖兢業自持之德可爲萬世法程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杜嗜好之緣也臣又聞易之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九二爲泰卦主爻旣曰包荒而復繼以用馮河者取其剛斷也遇事無剛斷之力則初念見爲可行者轉一念而訕然中止矣當時見爲必不可行者移一時而隱忍爲之矣此正陰陽消長邪正進退之幾非剛斷不足以決之也宋臣司馬光言人君之大德而以爲惟道所在

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是謂人君之武然則
無剛斷之力者奸能惑之佞能移之矣可不懼哉昔
聖祖於撤藩一案內斷於心爲舉朝所不能及

高宗飭紀綱嚴法令於凡貪婪欺罔專擅之臣必嚴治其罪
若訥親王亶望李因培楊應璩福崧之案最爲果決
國史具在可攷而知斯當日大小臣工所以悚惕靡違
而不敢爲非也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持剛斷之力也臣竊惟臨大事貴於剛斷
而治庶獄重在慈仁臣奉

命兼署刑部於正月二十五日奏田泳德等把持倉務一案
奉

硃批凡倉場花戶雜役人等有犯案充發者均不准遇赦
釋回嗣後刑部辦理此等案件務加倍從重若稍涉寬
厚恐爾部堂司各官不能當此重咎也欽此仰見

皇上明罰勅法原以戢奸暴而安善良然

臣敬就

論旨而釋思之竊謂寬縱與寬厚不同縱則舍彼有罪而
奸頑漏網厚則哀矜勿喜而惻怛存心二者不可混
而一之也且獄訟者民命所繫廷尉者天下之平畸

輕畸重皆不足以昭平允若故爲從輕則姑容卽伏
奸宄之禍若故爲從重則刻覈卽干天地之和今以
加倍從重爲訓而以稍涉寬厚爲誠誠恐此後訊案
司員人人皆存刻覈之心必有鍛鍊周內以入人罪
加等問擬以圖見好而刑罰不中致小民之手足無
措者所關誠非細故臣恭讀

仁宗聖訓嘉慶四年正月召見侍郎熊枚論以刑部引律斷
獄於本律之外多有不足蔽辜無以示懲及從重定擬等
字樣所辦實未允協罪名大小律有明條自應勘覈案情

援引確當務使法足蔽辜不致畸輕畸重方爲用法之平
今既引本律又稱不足蔽辜從重定擬是仍不按律辦理
又安用律例爲耶嗣後問刑衙門俱應恪遵憲典專引本
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上讞後經朕
閱看案情或有酌加增減者亦不治以失出失入之咎

聖訓昭然永爲法守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常存欽恤之思也是數者其原操於
君心惟

聖學日懋斯

聖德日崇昨歲

皇上欽派詞臣繕寫朱子全書業已由翰林院進呈

乙覽足徵

宸衷典學之誠而朱子集中所載壬午癸未庚子辛丑己

亥壬申諸封事尤爲切摯之言更宜朝夕

省覽則綜理萬幾而措之裕如矣特是未釋服之前

先帝之

聖容宛然在目

先帝之

遺言宛然在耳其制心也猶易至於釋服以後

皇上一人之心而惑之者甚衆或以辨口或以詔諛或以
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誠恐防檢偶懈
有受其蔽而不覺者伏願

皇上智及而仁守之則天下甚幸 臣受

恩深重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扞下惴密摺具陳不勝惶
恐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

文節公奏疏卷二

奏爲廣西匪徒滋擾急宜安間閭以消反側恭摺奏祈

聖鑒事

臣

于月前恭閱邸鈔據廣西柳州平樂潯州梧州

思恩慶遠等府紳民人等以匪首張 等各領羣

匪數千到處攻劫民不聊生紛紛逃避等情在都察

院呈控業經奏

聞奉

旨據都察院奏廣西舉人李宜用紳士莫可升等各遣抱

告呈控生員何可元自行控告逆匪橫行種種不法前
有旨諭令徐廣縉會同鄭祖琛勦辦又於本月初九日奉
上諭廣西匪徒滋擾現已調派各路官兵合力勦辦並著
戶部籌派銀兩仰見

皇上愛民如子除惡務盡之至意然鋤莠所以安良而去
疾必先固本竊計廣西全省地方共領府十一而匪
徒蹂躪之區已及十分之七居民逃避紛紛迄無安
土若非妥爲撫綏其孤弱者必轉填溝壑其強黠者
且竄入賊黨則爲害愈大今日平賊之法且以保民

固本爲先務譬治病然人之受病在一方猶可以全力攻之若四肢全體皆成疴痕之疾善治者必先固其根本使其毒不中於膏肓然後可以治支體之疾何者正氣充則邪氣易消也今廣西之情形亦然各處俱形糜爛因以其疾痛顛連之狀呼籲

九重則望

皇上安集而綏靖之者不甚急哉臣讀宋儒朱子書見其與林擇之書聞汀寇甚熾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者必是官司

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卻須詢究其由將原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賊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此兩項是第一義臣故以安民爲平賊首務也安民之道無他恤死亡撫流離而已至於反側之徒愍不畏法弱肉強食誠堪痛恨業已調派各路官兵合力勦滅方期掃盡妖氛然而該省山峒繁多林箐茂密在在皆逋逃藪若分兵四出兵力單弱則賊匪愈奔突郡縣愈殘燬可謂救火而噓噓也且臣尤有慮者

脅從漸多則滋蔓漸廣要必先解散其脅從之黨而後可以擒渠魁何者今日脅從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勢迫於無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殘喘耳其初未嘗有從匪之心其後未嘗無自新之念則凡脅從者皆可矜之屬也昔漢宣帝時勃海盜賊弄兵潢池龔遂對宣帝曰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以爲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治遂下令渤海敕屬縣凡持鋤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盜賊聞遂教

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執鉤鋤盜賊悉平又順帝
時廣陵賊張嬰等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
討嗣後張綱爲廣陵守單車之職見張嬰等問所疾
苦委曲譬喻示之以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並惕
以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嬰等聞言泣下遂深感悟將
所部萬餘人面縛歸順南州晏然迨至唐德宗時朱
泚等自作不靖遠近騷然陸贄勸德宗宣布赦書宥
其脅從百姓山東士卒感泣李抱真見之以爲人情
如此賊不足平也可見脅從之衆尙有天良全賴在

上者有以激發之耳

皇上若宣布德音剴切曉諭使知

聖主登極之初正庶民維新之日凡爲匪黨所脅從者果能去逆效順翻然更新卽飭地方官咨送原籍令其各歸本土各守本業而匪首如張[■]等首領數百人要必設法生擒不致一人漏網斯小民咸曉然於皇上德威交濟之妙用而無有梗化於其間者臣請以漢光武時事徵之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發兵追討則解散去復屯結後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

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凡牧守令長皆聽以擒討爲效但取獲盜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其明效大驗載在史冊相應請

皇上勅兩廣總督徐廣縉飭該省文武官員同心効力以獲賊多少爲殿最居民鄉勇示以獲賊多少爲賞罰庶幾匪徒即可殲除不必勞師糜餉而已足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序

七四

12/15/1913



奏爲有備無患請

皇上留意海防獨奮

乾斷以消夷氛而維邦本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聞天津一帶近日有夷船游弋京中傳言以

爲暎夷欲進粵東城復申舊約臣愚以爲夷船之來

往無常而預防之計不可不定也夷書之有無未可

知而已寢之議不可不絕也竊思粵城爲東南重地

暎夷之不敢入城者畏粵東之義民耳聞上年暎夷

欲入廣東省城該省城團練十餘萬人儲備經費數

十萬金同心合謀以拒夷人該省城督臣徐廣縉等洞悉輿情不敢拂百姓以從夷人之欲故遏絕入城之請剴切奏明恭奉

宣宗成皇帝諭曰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昨因暎夷復有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由驛馳奏該處居民深知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襄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

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扶根源今該夷馴服無絲毫勉
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
殊勲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
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
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
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不惻然有動於中乎著徐廣縉葉
名琛宣布朕言俾家諭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
業安居之福等因欽此仰見
皇帝撫夷之計實爲休息生民萬不得已而

聖

心究無日不以懲劄暎夷爲念此固

皇上所深知不待臣之瀆告也今暎夷若果如臣所聞火

輪船泊於天津海口以求申其進粵城之議是暎夷
之故智復萌欲嘗試於今日也在

皇上智慮周詳斷無許其進粵城之理卽左右大臣同懷
義憤亦斷不肯使粵省督臣徐廣縉等專美於前特
恐主斯議者自護前非妄思踐諾遂謂暎夷船堅礮
利非內地所能敵虛張夷情以冒陳于

九重之前若非

宸衷主持定見能不爲若輩所惑耶且嘆夷亦曷足畏哉
道光二十二年嘆夷圍繞粵東省城數日後退出四
方礮臺取路泥城三元里村衆因其淫掠憤怒已極
一時投竿而起男婦數百人圍之夷衆有千餘人冒
死突圍被粵衆殺死者八十人又殺死兵頭二人夷
人受傷者無數首府余保純私出城外諭民縱之圍
始解又次年嘆夷於江蘇太倉州地方恣意淫掠臯
橋人誘之上岸手拈耨鋤擊殺者無數嗣後嘆夷遂
敢上岸嘆夷之不足畏其明徵也夫嘆夷之所以

敢入內地者皆漢奸爲之向導耳今日之來游弋者
安知非漢奸爲之謀畫使之窺伺我

國之虛實動靜又將肆其無厭之求耶前歲該夷入閩
省建樓跨一橋於城上晝夜可出入已以閩省爲巢
穴今又謀入粵城是將以粵省爲巢穴夷情貪狡若
再許其進城臣恐進城之後又復別有他求則擾害
匪淺且恐粵民與暎夷相持激而生變患無已時尤
不可不慮伏祈

皇上堅持不准入城之計曉諭該夷並宣示中外使知我

聖朝深仁厚澤民心皆感戴尊親不獨粵民固結莫解凡食毛踐土者無不衆志成城該夷若猶乘船往來海口測水量沙自作不靖必將搗其巢穴截其歸路大加懲劓以示

國威卽向日所許通商馬頭亦一概斷其貿易若該夷果能小心恭順恬然畏服則通商仍許照常如此而嘆夷庶幾斂迹矣臣查上年二月內粵東紳士見民心不准嘆夷入城恐啟衅端因公致一信現在該省候選道許祥光刊布此信據稱致信之後三月十七

日香港傳到喚會告示不准番人入城十九日又有
照覆該督文書亦云此後不必再辨論此事則喚夷
之入粵城去歲已有定約今惟仍持已寢之議不准
夷人入粵東城以順民心卽以順天心亦卽所以善
繼

成皇帝之心也然而海疆之武備則有不可不整頓者自喚
夷就撫而後幾及十年而水師之懦弱綠營之懈弛
如故一二論者不過申明訓練常法海疆督撫亦祇
敷衍粉飾徼幸夷人之不至而已此其弊固非一言

所能盡而切指其要端賴

宸斷之獨堅以是爲必欲雪之恥以是爲必當籌之患選
師練兵務求戰勝守固至當不易之方何患夷氛之
難靖哉竊考

皇朝開基

列祖

列宗皆手平大難

太祖高皇帝創興王業神武遠震

太宗文皇帝克平蒙古肇建國號

世祖章皇帝一統中原戡定反側

聖祖仁皇帝削平三藩平定朔漠

世宗憲皇帝改土歸流征服青海

高宗純皇帝平準部回部闕地二萬里戰功赫然在人耳目
仁宗睿皇帝削平三省及洋盜蔡牽

宣宗成皇帝方居潛邸已昭定亂之功兩定回疆一平苗賊
斯皆神功鉅績永垂萬古考其致此之由厥惟師武
臣力而其原實由於信賞必罰夫賞罰者人主之大
權國家之所恃以統馭臣民者也臣試徵之往事

高宗純皇帝之御將帥也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乾隆十一年
標兵謀變聚攻提署任舉以固原游擊擊敗其攻城
之賊卽擢參將逾年至總兵矣二十二年高天喜以甘
州守備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
道梗單騎赴援爲邁斯漢所阻

詔革邁斯漢職卽以高天喜代爲參將明年擢總兵矣此賞
之信也至於罰則雖將軍參贊宗室滿洲督撫大員
苟有敗律喪師靡不按法治罪其載在

國史列傳者可覆按也此罰之必也竊觀自嘆夷滋事

以來徃徃當賞而不免廢棄當罰而轉擁高位貴爵厚祿幾若以酬其喪師辱國之功者將帥安得不解體乎向年雖殺余步雲一人而人心不加震動者何也余步雲甫經正法而琦善等旋即起用斯人心之所以不慍耳

皇上纘承大寶於夷務諸臣之功罪難逃

宸鑒之中誠宜有以昭示中外凡喪師辱國者皆當貶官削秩示永不復用之意則大義昭於天下人皆知貽誤軍務之可恥而爭自奮勉矣至若將帥之任其得

人與否全在

皇上之選擇方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老成宿將俱已無
存此誠可慮之事然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
故當日者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
之將出滇逆抗拒累年而後岳樂穆占王進寶之將
出準部犯邊累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
犁庭累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川楚征勦數年而
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
之初所有也蓋

列聖之命將也皆視其功罪知其良駑故三方震驚而一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敗衄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帝之拔梁化鳳

純皇帝之拔兆惠阿桂

睿皇帝之擢額勒登保德楞泰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整旅獨完故專心任之卒以成功今日有夷務以來將士往往望風奔逃而林則徐之在廣東未嘗失尺寸之地能使夷人震懾達洪阿姚瑩之在台灣以孤懸海外

之島當定海廈門屢失之後獨能屢破夷船加以戰
戮是三人之長於用兵已可概見後乃以夷人赴天
津告林則徐而林則徐罷矣以夷人告達洪阿姚瑩
而達洪阿姚瑩逮矣我

國之有謀臣本爲夷人之所忌奈何反信其語而自撤

藩籬乎

臣願

皇上仰法

列祖命將之義選用賢臣與計大事不使不肖者得掣其肘
則天下幸甚至於天津海口前明袁黃已言之謂海

口有二一爲草頭治卽大直治一爲水道治二口皆極衝而大直治尤甚宜於大直治兩岸各築敵臺一座其高下悉倣江南禦倭之式夾河對陣開窗施礮賊必不敢輕入其水道治海口濶里許宜徧釘木椿卽取沿河楊木爲之而橫徧葦條於上不過三四潮泥積成灘賊舟不能泊矣此勝雄兵數萬也臣竊以爲從來禦海口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倏夷縱橫海上獨不敢犯日本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歧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尙不如中國止

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以讐嘆夷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以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夫區區日本猶能自強豈可以天朝之威而自生畏葸乎臣又恭讀

純皇帝勅諭嘆咭喇國王曰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據稱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畧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畧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踰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

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省城附近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粵門定例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自應仍照定例在粵門居住方爲妥善若使此次詳諭之後爾國王或悞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

夷商徒勞往返也等因欽此可見除畧門外凡有海口地方俱不准夷人泊船貿易

聖諭煌煌久垂定例相應請

旨恭錄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內

聖諭兩敕飭海疆督撫提鎮恪遵功令除畧門外凡夷船所

到海口該處文武立時驅逐以符定制守土者不得

因循推諉狃一時之便而忘萬世之安尤願

皇上嚴明剛斷不惑於左右恫喝之言而爲思患預防之計以儲人才以整武備則天下長享太平之福矣

臣

既有所聞不敢緘默畏葸謹抒管見恭摺奏
聞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

命將出師舉動宜慎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廣西羣盜如蝟各股散漫紛紜然皆內地匪徒並非敵國外患以現在事勢揆之尙不至十分決裂以廣東辦法比之更不宜過事張皇舉動自當慎於始也

皇上特因李星沅周天爵不能和衷恐至僨事

欽命大學士賽尙阿出而防堵以一事權而衡功罪此誠宸衷憫念邊方赤子急思戡定安集之心並非以現在領

兵大員及續派前往廣西各員一無可用而爲此舉也夫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小醜跳梁遽以上相臨之恐跽伏觀釁者見

朝廷舉動如此有漸輕中國之心所關誠非細故然而巽命已頒勢不可以中止但臣聞大學士賽尙阿等除總

兵長瑞外隨帶文官武職至六七十員之多又帶官兵二百四十名合之供事書吏家人跟役及官兵所帶餘丁不下千人裝載繁多於廿五月初一日分起行走昨聞順天府已調集民車二千輛一路州縣辦

差驛站供應所費不貲竊恐清查以後地方之虧空更增民力之困弊愈甚爲害非淺且隨帶各員尤宜慎擇或長於文墨可作露布或嫻於韜略可助軍謀酌帶數員已堪任使何必帶至六七十員之多至帶綠營兵二百餘名遠涉長途到粵西時已成強弩之末豈能倚以衝鋒大學士等旣蒙

皇上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隨處皆可調兵何賴二百人護衛以示弱而立異哉且聞京營大礮運往數千里之遙尤屬無謂昔唐征南詔而黃巢起明援朝鮮而流

三才圖會
賊興往事足爲炯鑒臣愚以爲此舉關天下安危其
端初起不敢不披瀝直陳伏乞

宸衷獨斷明降

諭旨飭令賽尙阿輕騎減從迅卽起程酌帶司員三四人
專司文案餘皆毋庸帶往至於京旗營務正資整頓
之時知兵重臣不可概行派出卽如長瑞之鎮天津
亦最爲緊要之地似宜飭回本任途間若能連得捷
音並令賽尙阿卽行折還京師以全威重至賽尙阿
未到該省之所尤恐李星沅等胸懷觀望致失機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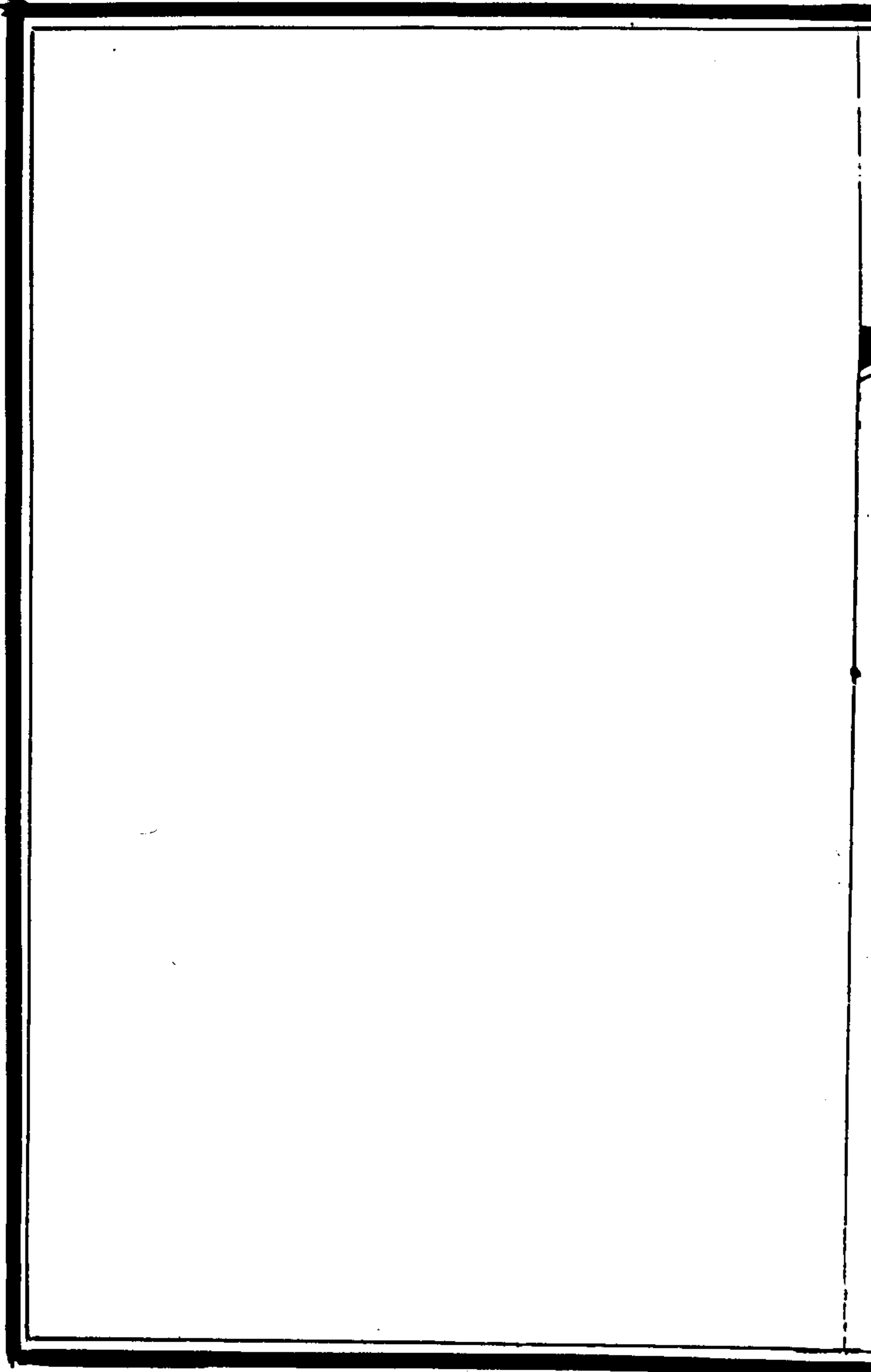
不可不思患預防臣聞李星沅駐劄柳州惟怯取巧
未克勝

欽差大臣之任惟據奏稱向榮身先士卒奮勇轉戰膽略
可嘉可否卽將李星沅撤回而以一切軍務暫令向
榮及烏蘭泰督辦以免觀望遷延似覺較爲得力此
臣之鯁鯁過計者也謹繕摺密陳以備

宸衷采擇不勝悚惶恐懼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竊查廣西省賊匪之擾在內地與外寇異平外
寇責在將帥平內寇責在巡撫何也外寇患在侵陵
將帥得人足以禦之若內寇則患非一端官兵駐劄
有定處而賊匪此攻彼竄則患在蔓延官兵艱於饋
餉而賊匪因糧於民則患在搶掠官兵徵調有定數
而賊匪皆烏合易於屯聚窮民室家旣破勢不得不
偷生從賊則患在裹脅此其禦之之道固在能殺賊
匪尤在保衛居民不恃多調官兵而恃團練鄉勇一
言以扼其要亦曰堅壁清野以守爲勦而已其責要

在巡撫爲地方擇州縣而巡撫先不可不擇人使不知出此而惟恃兵力非徒曠日持久經費告絀而賊匪奔竄無常官兵追逐於後恐有不相及之勢且地方無不殘破窮民悉化爲賊將勦之不勝勦矣誠使州縣得人而官民一心共爲堅壁清野之計各村各鄉自爲團練令衆人共舉紳士之公正有謀略者爲首擇險要之地共結爲寨其平原曠野零星散戶則併入寨中凡州縣交界及鄰省交界之處皆據險結寨以爲固守守之而各耕種於其內賊至則入寨自

保而乘間出擊賊退則各寨截殺而不窮追將民心
既固兵力自振尙何憂賊匪之蔓延搶掠裹脅哉且
賊匪既進而無所得食退而無所駐足勢必漸自解
散而後明張曉諭示以

國家威福有能殺賊自贖縛賊來獻者則顯貸其罪因
以大兵乘之如此而賊猶不滅無是理也惟聞署廣
西撫臣周天爵勇於自用而闇於知人急於勦賊而
緩於安民恐終致債事則補救無及似宜專責以帶
兵勦賊而不付以地方之任庶該員亦得盡所長因

思前任太常寺卿唐鑑曾任廣西平樂知府熟悉該省情形查道光十二年江華逆猺盤均華在廣西賀縣聚衆謀逆僞稱名號甫經起事該省文武各官帶兵追捕於芳林渡痛勦敗散賀縣距平樂府城僅三百里而防堵捕勦賴唐鑑之力居多平樂民人是以安堵無恐至今猶歌頌不衰且當暎夷滋事粵東之時前任兩廣總督琦善甫經調補之初該員卽決其必誤大事奏請另簡大員嗣後暎夷滋擾浙江該員又奏請防堵江南江口招募漁船因係密封陳奏當

時

留中未發無有能知其條陳實蹟者然其先事之智應變之才固有不可掩者且該員篤守程朱之學躬行心得發爲經濟事事洞見本原所著學案小識一書足以窺其學術之精畿輔水利備覽一書足以覘其經濟之大今雖年逾七旬而精力不衰尙堪大用現在於金陵尊經書院中掌教聞其談及時事則忠愛之誠見於詞色茲值需才孔急之際可否
敕令兩江督臣陸建瀛飭該員來京

召對以觀其器識

皇上若以爲可用或備左右顧問之資必能啟沃

主志或畀封疆大吏之任必能固結民心臣管見所及敬

謹密陳以備

宸衷采擇不勝悚惶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廣西賊匪猖獗辦理失勢在於先勦金田李
星沅等之意欲將大股掃除餘自瓦解但該省匪徒
有盜匪會匪之分聞會匪與盜匪不相聯絡各處之
破城戕官倏去倏來者盜匪也金田之屯聚多人盤
踞有年者會匪也會匪但踞大黃江口勒索商稅恃
險固守而修仁荔浦等處滋事之案皆爲盜匪兵法
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會匪堅而盜匪瑕也
揆向榮之意去冬領兵自柳州至慶遠思恩一帶直
趨南甯之水淳途間迭獲勝仗蓋將自南甯至太平

盡擊殺盜匪而後及於潯州之會匪此向榮之本謀也乃勞崇光於李星沅等未到之先令黔兵輕往嘗試損其副將賊遂鴟張於是李星沅周天爵急調向榮之兵由橫州折而東還復合滇黔兵深入誤中地雷賊勢愈張諸軍犄角拒守經向榮督飭奮力進攻賊始棄巢西竄現武宣紫荆山一帶路尤險隘又調合諸軍相與持守計已兩月之久賊衆猶盛未受創不敢撤兵他往而廣東高廉一帶交界匪徒遂乘虛竄入南大鬱林等處該處無大員控制禦以重兵李

星沅等遂束手無策此皆誤於先辦金田而不用向榮之謀以至此也故李星沅可罷而向榮可用兵勢倏忽轉移要在隨時審機不容再誤應請

皇上降旨詢問向榮令其通盤籌畫應分應合孰緩孰急據實明晰具陳該員久歷戎行所言必有把握卽飭令自行酌量辦理至李星沅奏稱三十萬金止敷兩月之用查現在客兵六千合之本省官兵壯勇在行間者不過萬餘以行坐糧餉軍火等項并計從寬估算每月祇用銀十萬方以兵少爲辭何至兩月需餉

三十萬之多誠恐臬臣吳鼎昌不能認真稽核局員浮旨在所不免聞廣東用本省之兵剿賊將竣止用銀三十餘萬協解廣西銀六十餘萬廣西撥入各餉不下百餘萬兩而頻請寬爲籌撥糧臺重任必以得人爲要無冒濫之弊乃無匱乏之虞今淮揚道嚴正基計日可到粵西居官素稱循吏且嘗侍父嚴如煜平定山南賊匪膽略素優或以之總理糧臺或以之襄辦軍務俱可措置裕如至姚瑩威望著於臺灣與達洪阿並稱烏蘭泰亦時論推爲名將此數人者并

力一心必能勦辦賊匪可冀蕩平但須委任而責其
成功耳現聞大股盜匪名曰萬人其中必多褻脅設
法解散勝於斬馘總在地方得賢能有司次第布置
其貪官劣弁急宜嚴參懲治卽才不勝任者亦宜撤
罷更換庶本強而折衝禦侮可操必勝之算矣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粵匪河工度支漕運事事可危敬請

詔求直言集思廣益以期挽回補救事竊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

特詔求言內外臣工各有條奏而近來奏牘稍稀卽偶有
條陳不過毛舉細故藉以塞責無關大體伏查順治
年間

世祖章皇帝親政後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疊次下求言之

詔康熙雍正年間求言亦不一而足

高宗純皇帝登極詔求直言後於乾隆元二三年節次申

諭五年因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因日食求言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詔求直言後於五年六年節次申

諭七年因日食求言十四年因恭閱

實錄求言十八年因邪匪猖獗

手詔罪已求言

宣宗成皇帝登極求言後道光十二年大旱求言廿三年天

變求言誠以明日達聰制治之要不厭周詳諄切也

今粵西會匪滋事二年以來

命將出師竟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豐工
未能合龍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
費已四五百萬軍需費已一千餘萬計臣束手無措
必至掊克腴削邦本已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
於病元氣血脈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
醫愈難救藥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可挽回補
救於萬一夫以天下之大萬幾之衆惟我

皇上一人憂勤惕厲震動恪恭於上而耳目心思未能徧
及况年來諸務因循日壞一日朝廷之上謀謨贊襄

之效已概可見矣易曰大蹇朋來正在此時敬祈我
皇上特旨訪求直言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泄沓
沓之故習於時政闕失有可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
無隱以期集衆思而廣忠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賊匪急宜堵剿請

皇上博采羣言折衷

宸算以圖萬全事竊

臣

查賊匪滋事以來前自永安竄入

道州又分股直至郴州方據郴州又分股逕撲長沙
方解長沙之圍又分股突據岳州是賊之伎倆總不
出擣虛掎角之法今聞擄掠漢陽窺伺武昌其勢甚
張其志叵測竊恐西去則荆襄當其衝北去則豫省
被其害若直赴東南則江西安徽江蘇三省皆屬可
虞而金陵省城尤爲勢所必爭之地未可忽不加意

今奉

諭旨令琦善統帶陝西直隸馬步精兵萬餘屯守河南南陽汝甯光州一帶則豫省似可無慮而東南諸省非得重兵防堵恐不足以消賊匪覬覦之萌然而陝西直隸之兵斷不可紛紛再調何者

京畿爲根本重地陝西直隸皆爲

京畿蕃衛查直隸兵共計三萬九千一百餘名陝西兵共計三萬六千九百餘名去其老羸者什之一去其應墩臺鋪堡差役者什之五該二省所存精兵每處

不過萬餘名若徵調太多內地漸成空虛之患不可不預爲深慮然則防堵之法非團練鄉勇不可恭讀上諭有曰團練鄉勇乃民間自爲守禦藉以保衛身家其經費應由紳董自行經理等因欽此仰見

宸衷籌畫精詳無微不至因思招募之鄉勇不可用而團練之鄉勇可用他省之鄉勇不可用而本省之鄉勇可用查江皖民多慤直鮮有詭黠不可馭之徒穎鳳廬六一帶民尤武健各有器械以衛身家若得良有司勸諭剴切申言盜賊之害團練之利使衆庶曉然

爲民保全之至計而無調遣陣門之患鮮不踴躍從事者况有本省紳士爲之督率乎風聞秋間賊匪有人在皖省一帶偵探經和州牧裕恭盤詰奸細意欲窺伺金陵其言雖不足深信而其患究不可不預防皖省與湖北毘界水陸皆可通陸路由黃州而東則抵英山霍山由蘄黃梅而東則抵宿松潛山是必派文武幹員堵於黃蘄之間截其奔竄之陸路而後可以議江防今之議江防者或曰佑大船百艘攔截江口或曰招募水軍或曰凡可偷渡之處令鄉勇運土

石築甬道以自衛卽以拒賊或曰沿江五百里夾港不過四十餘處港口宜防守嚴密數法皆切實可行而究之必據江路要隘之地方足以抵禦前奉

諭旨勅署江西撫臣張芾馳赴九江防堵又令安徽按察

使張熙宇馳赴長江扼要處所會堵臣竊思九江爲

東南諸省門戶由漢口至九江距該處三十餘里有

武穴官筏夾一帶地方江面甚隘於此扼要固守則

江西安徽江蘇三省均可無虞至安徽宿松縣有小

孤山一峯屹立江之北岸與南岸山對峙如門亦爲

險要之區若設守嚴防賊艘斷不能越渡此節節防堵所以上塵

宸慮也然堵而不勦則因循牽掣必有老師糜餉之憂永安長沙之覆轍可鑒也茲奉

上諭令陸建瀛蔣文慶張芾等溯流迎擊又令三省之兵直抵湖北合力攻勦

宸算極爲周密臣且就今日之大勢思之堵賊則利用鄉勇勦賊則利用官兵欲勦賊匪必先除土匪土匪除而賊匪無內應之徒欲戮真賊必先解脅從脅從解

而真賊成孤單之勢而尤以固結民心爲第一要着
今日之民賊匪迫之土匪劫之徵調之客兵又擾之
民之畏兵甚於畏賊其間有激發天良不願從賊者
皆我

朝二百年來厚澤深仁有以固結於莫解耳若有司官
不能奉宣

德意是驅民而從賊也昔人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
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往者白蓮教之變遇劉清
則稱清天戒無相犯今歲浙江鹽梟滋事得一署鄞

令段光清鎮之而首犯就擒民以安帖應請

飭下各省疆吏防禦之事皆擇循聲素著爲士民所信服

者爲之經理則衆志成城葳功自易抑臣更有請者

裹脅之衆皆爲吾民據原任粵西撫臣鄒鳴鶴所奏

謂脅從者多兼有會匪幫助今奉

諭旨所云兇悍之賊不過數千餘皆裹脅之徒知裹脅之

衆較多於賊必解散其脅從乃可進剿夫賊匪昔嘉

慶初年川楚教匪煽動用兵數年未能廓清其後

仁宗施浩蕩之恩滌其舊染與之更新而賊勢瓦解伏讀

聖諭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我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欽此茲又恭讀

諭旨朕宵旰焦勞冀蘇民困吾民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著該督撫體察被賊地方分別蠲緩卽此

綸音大沛已足以感天和而消戾氣然而脅從之衆非開以自新之路則來歸者輾轉滋疑應請

皇上效法

仁宗剴切宣諭該省凡脅從者皆吾赤子令其自拔來歸必

能妥爲撫恤斷不加以誅戮有縛賊來獻者更加優
賚如有甘心從逆執迷不悟敢於抗拒官兵者殺無
赦如此布告閭閻則被脅之民皆感化而真賊乃可
痛勦無遺矣至用兵各省諳練之員不可屢更其地
外省守禦之事首責之道府州縣而調度布置則全
在督撫蓋督撫爲封圻重任統轄數千里之地其措
置籌維必當合全省之形勢而握其樞要察全省之
人才而知其能否方可以因地制宜因才器使此必
非倉卒蒞任者所能收其效也况當軍務倥偬之際

若亟爲更易恐舊任之督撫以爲事非已責遂苟且目前諉其咎於他人新任之督撫則又人地生疎措置未能得手此皆不可不慮者卽如湖北一省自巡撫龔裕革職後調任常大淳乃到任未久復調山西而新調之崇綸恐亦非熟諳湖北事宜之員且到任尙需時日從來督撫新舊交代之際不肖官吏往往乘機舞弊今以防堵重任委之已經調任之員恐道府州縣等以五日京兆視之其辦理不能得力亦未必不由於此臣愚以爲現在防堵地方督撫除辦理

不善者亟宜更換外如尙有可資委任之才卽不宜驟易生手且如廣西省城以鄉紳失琦龍啟瑞等協同守禦而獲全湖南省城羅繞典以本籍大員同辦防堵卒能退賊此皆以本籍之人收諳練之效則督撫之宜資熟手明矣伏乞

皇上將各督撫凡可以留任者卽仍令留任明降

諭旨飭令慎固封疆不得以新舊交代意存推諉凡地方防堵之事皆責成督撫其所派何員守關隘之處先行奏

聞交軍機處存記將來賊匪竄軼係由何路經過該處防守關隘之員如能控扼堵禦則有保障一方之功應予優叙如或畏葸失地則有棄險不守之罪卽按軍法從事庶責任旣專而防守自無不力矣獨是兵法多端機宜應變非廣爲謀議不足以集思廣益應請皇上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抒所見詳細條列而後折衷於

聖心庶可握勝算而奏膚功矣

臣

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漢陽失守應籌堵截西竄之路敬陳管見奏祈

聖鑒事竊思湖北省形勢與湖南省不同湖南省城地勢居中各屬府州四面環繞文報往來均爲迅速至湖北省城所治武昌府偏在東方其東止有黃州一府此外如漢陽德安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施南八府荆門一州均在省城之西查

國初湖北鄖陽地方曾設有巡撫節制鄖陽襄陽荊州宜昌各府之地後經裁撤可見該省西路遼濶從前用兵之時原會另派大員轄治現在漢陽失守賊蹤

擾及武昌自漢陽以西各府州被賊隔斷恐與省城
文報未能相通此入府一州之地賊黨有無蔓延官
兵作何防禦該撫未能兼顧必有鞭長莫及之虞查
襄陽爲西路扼要之地上控秦蜀俯臨江淮前憑河
洛足以扼天下之亢而制其命粵稽前史吳人之夏
口不能敵晉人之襄陽齊人之郢州不能敵蕭衍之
襄陽則襄陽誠爲重鎮伏讀廿七日

上諭宸算周詳已籌及信陽以北而湖北西路尙覺可虞

臣愚以爲當亟派大員駐劄襄陽統轄湖北西路各

府州兵勇遏賊西竄之路且由長江東下據賊上游更可恢復岳州操必勝之算並與

欽差大臣等分路前進併力滅賊指日可俟矣查雲貴總督羅繞典尙在長沙已奉

諭旨帶兵前往收復岳州丁憂禮部右侍郎曾國藩現在湖南湘鄉縣可否就近於該二員內

欽派一員由湖南常德澧州渡江前往湖北西路辦理軍務之處出自

聖裁臣管見所及不揣冒昧謹繕摺密陳伏乞

二二一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爲廣西會匪滋擾一時未能遽平敬抒管見以備

宸衷採擇謹臚陳如左

一籌畫兵餉宜裕經久之策也

皇上軫念粵嶠以兵力削平匪類所以安一方之民而籌兵必先籌餉於是轉輸飛輓絡繹道路勸捐輸納徧於寰中當此國用支絀之時事事皆資民力然事出權宜非可經久在督撫諸臣亟行報効而州縣各官奉行不善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以一隅之故而

騷動天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宜亟講屯政以裕
兵食卽如新疆苗疆各屯均各著有成效嘉慶年間
辦理三省流賊奉

諭鄉勇固守卡寨以堵爲勦及州縣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
賞督撫能力行堅壁清野者與經略參贊同一酬庸
各以本省錢糧借本省軍需不得復請兵餉是卽籌
兵籌餉當設屯堡堵勦之明證也查廣西一省自康
熙十三年招懇衛所荒屯以後屯田漸增應卽核其
田畝給以兵丁設立屯弁督率鄉勇爲且耕且戰之

計凡有屯之地輒築屯堡于賊匪出入之要路以堵
爲勦使賊無從竄逸凡村莊鎮市有爲賊所虜掠殘
害居民流移者均令將弁建堡設兵屯種招集難民
復業以屯田建堡之多寡爲督撫將吏之殿最斯防
禦得力而餉銀自可漸減矣

一大臣未能和衷宜

特勅訓誡預防流弊也從來師克在和若將帥不能和衷
共濟未有不僨事者近日粵西軍務如李星沅周天
爵不和而致紫金山之潰巴清德向榮不和而致永

安州之失皆其事之最著者也昔廉頗藺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史冊稱美唐郭子儀李光弼素相仇怨及奉命征討則同心協力用能佐中興以受勲爵此皆古大臣之可爲法者現在統兵各員雖尙無不能和協之事惟前車可鑒宜防其漸應請

特飭訓誡統兵大員務令各去偏私之見虛衷商酌庶可

資集思廣益之效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時事艱危需才孔急敬陳管見奏祈

聖鑒事竊惟賊匪滋事以來勢甚猖獗尙未聞攻陷省城
乃於本月初四日轟發地雷攻陷武昌省城失守官
兵士民慘遭荼毒遂致上塵

宸慮言之可爲寒心竊思常大淳身任巡撫屢奉

諭旨申嚴固守並給餉銀百萬爲防堵之需及今幾及一
年之久何以賊匪圍城於平湖文昌各門開挖地道
而城中員弁若罔聞知竟至束手無策則平日之籌
畫可知因思督撫統轄全省文武官員責任綦重必

有實心任事之誠隨時應變之智而後可以當此任
若徒謹飭小心硜硜自守以之當安常處順之時尙
不至敗壞決裂一旦艱鉅猝投而膽識未充必致一
籌莫展卽如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操守素優而猷
爲不足當賊匪滋擾省垣已覺才力竭蹶迨以雲南
撫臣張亮基調任該省而賊兵已臨城下有岌岌不
可支之勢其幸而得以保守者尙賴有在籍大員羅
繞典及提督鮑起豹諸人協力同心相與維持於不
敝耳今聞武昌失守並踞漢陽此後若賊匪四出東

竄則皖省江西江蘇受其阨西竄則荆襄巴蜀當其衝北竄則河南關中受其害而直隸陝西爲

京畿藩衛尤爲扼要之區現在西北各省督撫大員皆由

特簡其經猷才識均在

皇上洞鑒之中如果緩急可恃必使之久膺其任特慮胸無定見不能度務揆幾無事則從容養望有事則畏葸逡巡萬一匪徒竊發衆志驚疑恐致蹈武昌覆轍今當需才之秋斷不可存避嫌之念臣竊見刑部左

侍郎臣德興學養素優識力堅定工部左侍郎臣哈

芬辦事勇往不辭勞瘁新任東河督臣福濟才具開

展任事果敢前任兵科給事中臣蘇廷魁秉性沈毅

膽決氣充前任浙江藩司臣汪本銓處事精詳智慮

周到皆足備封疆之選又有在籍禮部右侍郎臣曾

國藩深明大義急公忘私平日鄉望交孚本省所練

鄉勇皆足供其驅使又有新授內閣學士臣許乃釗

留心經濟韜略素諳所刻兵書數種皆足徵其有用

之學現聞由粵東回京業已行抵江西可否

勅令二員前往一爲徐廣縉襄辦軍務一爲陸建瀛襄辦
軍務恭候

聖裁並請

勅令徐廣縉舒興阿琦善陸建瀛直抵武昌省城勦滅醜
類方足以甦民困而安人心且荆襄爲湖北上游前
已奉

旨着羅繞典台湧於荆襄一帶遏其西竄之路仰見
宸算周詳惟安陸府距襄陽甚近該知府金雲門前在崇
陽查辦鍾人杰等逆匪就擒在隨州任內督辦練勇

民皆樂從若令其帶兵兜勦或可轉敗爲功至於河南與武昌毗連由德安而北信陽三關最爲險隘過此以往殊難控禦則團練鄉勇未可視爲緩圖然非有督辦團練之人恐鄉勇未能得力而土匪更因緣爲奸竊思豫省紳士在籍者固不乏人而現任給事中袁甲三坦心熱腸鄉評允協若令回籍專司團練該員必能殫竭血誠使鄉勇皆堪禦侮其團練經費卽由該員勸捐辦理至進勦之事該員不得干預其間惟給諫本有言事之責

皇上若以爲可用應令其在籍專摺言事庶不致壅於上
聞再湖北與皖省接壤由黃州羅田而東卽抵英霍
二山直至廬六一帶團練防堵在在俱關緊要查前
任漕督周天爵由安徽州縣擢至督撫其威望爲皖
人所深服現在僑寓宿州若以之團練鄉勇彈壓土
匪誠爲得力又有在籍之前任汀漳龍道桂超萬籍
隸池州候補通判徐啟山籍隸六安居官皆綽有聲
實若責以團練之任彼必布置周密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以專責成再聞江蘇宿遷邳州一帶捻匪

蠢動此地爲南北衝途且爲漕艘必經之地明年米
多海運安插糧船水手誠非易事臣查有署邳州知
州吳棠前任桃源清河等縣民心感服今權篆邳州
亦能使宵小斂迹似未可輕爲更調又有宿遷舉人
臧紆青秉性耿介練勇精能爲該處衆人所深信若
使其與地方官襄辦團練事宜亦可弭患於未形又
查有曹州遊擊劉玉豹人甚勇往練兵皆成勁旅似
屬可用之才惟曹沂一帶地方亦關緊要未便量移
他處耳又查有前任四川重慶總兵馬騰龍於乾隆

年間擒獲逆首吳半生於嘉慶年間勦捕林之華等
又由川陝進勦高均得齊王氏股匪又生擒逆首馬
五於道光年間領兵由貢額爾蓋歷馬圖一帶勦捕
番賊搜獲逆匪無遺其人戰功懋著現住漢中府城
雖年逾七旬而精力尙健可否

召令來京

陛見察其精神果能矍鑠亦可令其帶兵襄辦堵勦事宜
臣謹就平日所知繕摺密陳不勝戰慄悚懼之至伏

乞

皇極經世一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賊匪滋事到長沙則先據妙高峯嶽麓山等處到漢陽則先據大別山近又占據江面是險要之地皆爲賊占此我兵之所以失利也查武昌與黃州接壤而黃州所屬羅田陸路距皖省英山僅七十里其間有樓子寨師姑尖寨天人寨皆昔人保聚之處而以多雲山爲最險山之西有岐嶺通蘄水縣烏道三日可東出豫境西北一竇曰甕門廣三百里路通羅田其地操一夫當關之勢由英山而北則霍山六安廬州皆有可守之處霍山之東有指封山復覽山

又有梅子嶺上可容數十萬衆其地有梅子關與西南之金鷄關對峙皆昔人戍守之地而四十八盤山尤爲險峻至六安州襟帶蘄黃肘腋光蔡其險要則有武陟山黃巢山董靖原山九公寨磨旗砦天堂寨西峯寨趙家寨麻埠鎮等處而韓婆嶺通商城縣界尤爲盜賊竄匿之處至州西之淠水前明萬曆十七年黃梅賊由此犯六安皆宜嚴防者也廬州爲淮西根本如合肥之浚道城石佛山方山舒城之楊旗嶺三角山三尖寨陽山寨龍河寨石索山寨橫山寨廬

江之金牛山寨冷水關皆宜設險者也此羅田以東
至英霍六廬一路之險也若由黃梅至宿松則宿松
縣有九層繖架石氏屏風等十寨又有得勝山跨池
山爲兵燹之衝而馬頭山陳漢山尤爲險固豪民往
往據爲屯聚之所水路則以小孤山爲最要舊時峙
江北岸與江南岸相對峙成化二十年江水分流於
山北小孤屹立自來守皖省者皆以此爲扞蔽古人
云小孤安慶如唇齒相維爲金陵西面之險非虛語
也小孤之上二十里爲楊家洲下十五里爲毛葫洲

東爲沙灣角皆盜賊出沒之所若以小孤山爲不可
守則是自棄長城也自宿松至太湖則以太湖之司
空山爲最險上有張安撫寨故趾猶存若桃花寨則
與蘄州接壤者也太湖至潛山則新寨五十有八如
西關皖澗諸砦及排牙梅家等寨皆在潛山之麓而
最著者莫如天堂寨野人原寨宋劉源等克黃州及
壽昌軍皆結寨於此由潛山至桐城舒城等縣陸則
有浮山寨魯砦山磨旗嶺水則有樅陽鎮而以北峽
山南峽戍掛車嶺爲險隘其地北拒廬鳳南指黃江

朱桓所謂硤石掛車兩道狹隘者卽此此由黃梅宿松至廬州一路之險隘也若由宿松至太湖達懷甯之石牌鎮內皆山谿非用筏不可通石牌東至省城僅九十里耳亦不可不防者也且黃州府西界德安北界汝甯德安所屬之孝感應城等縣與河南信陽州連界其間有武勝關平靖關黃土關所謂義陽三關也汝甯所屬之光州固始商城與黃州羅田接壤其間有栗子銅鑼松子等關所謂羅田八關者也凡茲險要應請

勅下該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嚴密堵守以備不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現在江廣糧船本月計可全行出江而來年江廣無糧可運目下賊匪滋擾其船恐不能歸次漂蕩江邊必滋事端莫如令其船泊安慶以下每船畱二三人看守而招其舵工水手入伍其人武健不畏死較之營兵以一抵五若用武弁管帶不但無益且恐激成事端竊思每幫有一老官又有一老老官平日在船令行禁止舵工水手人等悅服已久若招之爲勇而延其老官待以禮貌與之商明卽加以頂帶札飭管帶始則以客禮延之發札後則以軍禮待之

庶幾老官水手無不願從者如是則可得勝兵五六千人似於江防不無裨益又查戚繼光所製噴筒可倣其意用圍圓五六寸竹長七尺留半爲柄其上長三尺許穿通刮平用礬水浸透外用鐵絲密纏以麻皮裏漆漆成之後內用好花礮火藥加毒烟裝入高遠皆可二十丈俟賊船近岸發筒燒其船篷船上人無不被焚而一筒遠數十丈持放之人心膽自壯此器製之五日可成每件所費不過數百文多則千文製成數千件尙易爲力亦抵禦之所必需者也應請

飭下欽差大臣陸建瀛及沿江各督撫妥爲辦理以備堵

勦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竊惟臨陣勦賊有進無退方能制勝近日將兵大臣往往見賊氛稍熾動稱退守或曰折回大臣尙如此退縮無怪士卒之見賊卽逃也卽如程喬采前在衡州忽折回長沙陸建瀛因賊近九江又折回江甯相率效尤竟敢於如此者其意以爲退守之罪不過予以革職猶可帶罪圖功是以遷延卻顧耳夫程喬采之折回長沙已存畏蕙之私陸建瀛之折回江甯更出情理之外該大臣若果殫竭血誠卽由九江折回亦當駐紮皖省妥爲布置以備防勦乃竟折回

千里而遙誠如

聖諭實屬大負委任近日民心搖惑江南一帶居民尙未
聞逃避者猶以我

國家深仁厚澤淪浹肌膚並感我

皇上寬大之恩賑蠲之澤相與固結莫解耳聞陸建瀛馳
赴九江防勦民心尙覺安恬以爲庶幾可恃一聞折
回江甯而民心之驚疑滋甚此時沿江一帶必須

嚴飭督撫大吏安撫居民不致令紛紛遷徙則邦本固矣
至賊匪滋事以來

宸算已極精詳所以未能奏效者皆由該大臣等奉行之不力而奉行之不力又實由於

國法之未伸伏思

諭旨令陳金綬馳赴安徽策應遲之久而到皖尙無消息諭旨令陸建瀛馳赴九江會同勦辦遲之久而始由水路前進是

申令縱極詳備而該大臣等竟未能實力奉行以致機宜坐失可爲寒心應請

皇上嚴飭該大臣等凡奉

諭旨必須實力遵行不准稍有欺飾入奏並

勅令該大臣等嗣後駐紮地方祇宜前進不准折回退守
如有以折回退守入告者請卽

申明國法立正典刑庶幾事尙可爲而畏死倖生者知所
懲惕矣謹附片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